

顾 问

白 渔 汪生鲸

编 委

孔佑鹏 孙桂萍

常传宏 杨增祥

主 编

常传宏

副主编

杨增祥 张英俊(执行)

编辑部主任

严雅楠



主 管:中共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宣传部

主 办: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科技文化体育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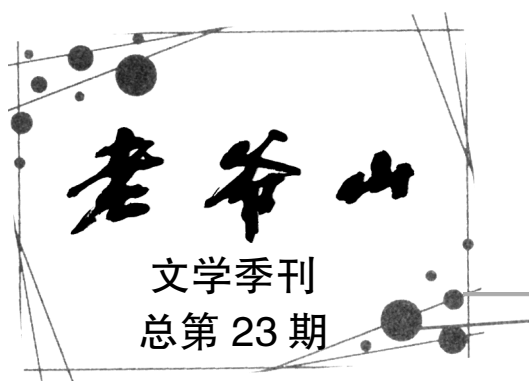
出 版:《老爷山》文学季刊编辑部

地 址: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宣传文化中心(桥头镇解放南路 84 号)

邮 编:810100

电 话:0971-2722132

电子邮箱:dalys2008@163.com



高天厚土(小说)

4 钱 事

冶生福

11 红白喜事

李红锋

20 机 关

郝 然

25 扶贫花椒树

马 卫

人在旅途(散文 随笔)

29 赵秋玲散文特辑

赵秋玲

42 山头那座古战场

陈有仓

47 乡 事

包正礼

49 我的乡村

鲁玉梅

53 一夜更声到天明

彭忠富

55 人生如树

唐加文

58 梨花情

春 霸

河湟律动(诗歌)

61 诗五首

张 正

2014·1

- | | |
|------------------|------|
| 62 时间笔记:短章十二首 | 洛嘉才让 |
| 64 马莲花开放的春天(外二首) | 聂文虎 |
| 65 青海腹地 | 张永平 |
| 66 虚设的句子(组诗) | 梁永周 |
| 67 稿纸上的白天与黑夜 | 乔 纳 |
| 68 春天断想 | 马录平 |
| 69 心境(外一首) | 马富玮 |

花蕾绽放(校园文学)

- | | |
|--------------|-----|
| 70 圣洁的天堂 | 邹雨桐 |
| 71 短文两则 | 石静茹 |
| 72 学会撑起一把伞 | 刘世琴 |
| 72 人间仙境——察汗河 | 祁 翔 |
| 73 被忽视的亲情 | 马思莹 |
| 74 也说坚强 | 冶金艳 |



刊名题字 林惜醇

封面摄影 贺双建

封 底 满堂红·十字绣·麻 丽

印 刷 青海馨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 话 15009785884 15500614096

出版日期 2014 年 3 月 28 日

准印证号 K-065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钱 事

冶生福

马三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进城了，儿子的这个假期，让他又喜又忧，喜的是儿子总算考上了一所大学，忧的是那好几千元的学费无处着落。像村里其他人一样，马三也带着简单的工具向城里进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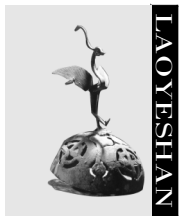
其实马三一直就在城里打工，因为没有文化又没有技术，他们就在城市的角落里站大脚，给人抬东西、铲垃圾、挖下水、挖管道，甚至还背过死人。说白了，只要给钱，只要不是违法的事，他们都干。他们也结成一帮一帮的，每帮有一个领头人。领头人出去揽活儿，一有活儿他们就出去。活儿来了，一干就是白天加通宵；没有活儿了，街上坐几天没人理，有时连饭钱都没有了。

自然这样的帮都是喜欢年轻、有体力的人，叫你抡大锤时能呼呼生风，叫你拿铁锨时不黏黏糊糊，有时若有点技术会更好。马三曾下过私人煤窑，没几年就得了矽肺，腰也受了伤。可是煤矿只给了几千块钱便把马三打发出来了，这点钱住了几天医院就花光了。如今马三不能干重活儿，一干重活儿就会躺上好几天。

好在领头人和他还有点亲戚关系，他提着鸡到领头人家去了几趟，磨烂了嘴皮儿，才答应叫上他。

刚开始大家都能体谅马三，时间长了，冷言冷语就出来了。尤其是遇到重活儿时，那种不满情绪挡都挡不住。也难怪，这些活儿都是按人头给钱，活儿就那点活儿，马三干不了重活儿，就有点占大家便宜的嫌疑。遇到这种情况，马三只能忍气吞声，打掉牙也要往肚里咽，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下煤窑人家不要他；回家种地，辛辛苦苦种下来，产量少，除掉种子钱、化肥钱，最后只有那么点粮食，如果再算上劳力，那就倒贴了。所以村里就有人把自己的地包给别人种，自己出去打工，就这样还没有人包。马三自己也过意不去，每回到租住房，他就主动跑前跑后给大家炖茶、揪面片、洗锅，时间长了，大家也都习惯了，觉得这些活儿就应该是马三的。

所以马三特别羡慕村里的黑娃，黑娃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进了一家建筑工地，活儿不重，工钱给得及时干散，从不拖欠。工地上的活儿不重，监工不太严。



有的人一天到晚上厕所，一上就是半个小时；有的人拿着工具不干活儿走来走去，只要不停下来，不坐，监工不会说什么；还有的人拿着工具这里停会儿，那里停会儿，天就黑了。每当黑娃说起这些，马三就无限地向往起建筑工地。倒不是马三想偷懒，而是建筑工地上的活儿轻，稳定，工资有保障。不像站大脚，有时活儿来一干就是几天，有时没活儿了，空等十天半月，大家干坐在城里的大街上，三三两两地打牌赌钱。而马三就眼巴巴地望着每一个经过他身旁的人，盼望着有人突然给他们一个价钱公道的活儿干。

马三这两天闹肚子，吃了药都不起作用，老上厕所，当然不是去公厕，公厕一次得一块，马三舍不得。他们所聚集的大街对面是一个建筑工地，刚开工不久，那里有片长满蒿草的空地，就成了马三他们免费的厕所。不过这片空地不久也会被开发，马三他们就没有免费的厕所了。

一天，马三从蒿草丛里出来，一只鼓鼓囊囊的黑皮包懒洋洋地躺在地上，皮包上的金属扣在阳光下发着耀眼的光芒。马三看了看四周，这会儿正是中午，工地静悄悄的，没有人。

马三又朝别的地方看过去，也没有人朝这儿张望，直到这会儿，他还在担心这是个骗局。马三的伴儿——山娃吃过这样的亏。山娃在街上拾到了一个钱包，钱包里有一捆钱，也不知从哪儿冒出个人来，要和山娃分一半。那人说这地方人多，不方便分钱，干脆让山娃一人拿上钱

包，只给他点山娃身上带的钱就行。山娃就把身上的五百多块钱给了那人，回来一看，结果里面两张假钱中夹着一叠纸，气得山娃躺了好几天。

马三看了半天也不见有人朝这儿看，在阳光下，皮包的金属扣还闪着蛊惑的光芒。马三多了个心眼儿，他想好了，如有人来与他分钱，他就干脆把包给他，这样就免去很多麻烦。再说这两天也没活儿，他身上也没钱。他拾起了钱包，慢慢地走着，想象着有人会跟上来，可是老半天也没人跟上来。回到站大脚的地方，大家看马三夹着个皮包过来，就说，马三夹着皮包像个人样了。马三说是在旧货摊上买的，马上就有人接过话来，马三是癞蛤蟆戴笼头——硬充大牲口。马三也不说话，就朝住所走去。

回到出租屋，马三销上门闩，拉上窗帘，慢慢拉开拉链，里面是一沓百元钞票。他抠抠钞票上的毛主席衣领，道道儿清晰，是真钱！竟然还有一部手机！马三的心“咚咚咚”地狂跳起来，他又朝窗外看了一眼，似乎过来了一个人。马三就慌忙把包藏在被褥底下，可褥子鼓起了个大包。他又看看窗外，那人径直走过去了。马三看了看出租屋，真的没处可藏。一溜儿的地铺，除了放工具的编织袋外，就是做饭的锅台，放到锅台里他又怕做饭时烧掉。马三实在想不出办法了，就想干脆拿回家。

从省城到县城得坐两三个小时的车。车上的贼娃子多，马三就把皮包揣在



怀里,又把衬衣用裤带掖好,穿上外衣,还真看不出。只是肚皮大了起来,走起路来还真像个包工头。

这一路上马三没敢闭眼,要是往常有伴儿在,他会在车上睡个昏天黑地。到了县城又坐两个小时的车才到乡政府门口,到他们家还得走半个小时的山路。走在山路上马三不敢停下,一路上皮包里的手机响了好几次。一次是在车上,不依不罢地响了好一阵儿,旁边的人奇怪地看着他的肚皮,看了半天也不见他接电话,就捅捅他,马三的汗珠就滚下来了。好在手机铃声停了下来,马三出了一口气。第二次响起来时,旁边那个人睡着了。走在山路上,这手机又惊天动地地响了起来。马三看了看周围,没人,铃声响了一路,马三干脆跑了起来,他总觉得后面有人在追着他,喊着“抓贼!抓贼!”

等跑到家里,马三上气不接下气,躺在炕上直喘气,吓得媳妇腿直抖。过了好一会儿,马三才撩开上衣,把皮包抽出来,放在炕上。媳妇说,甭乱花钱,甭乱花钱,城里才趴了几天,还买了皮包装起来了。我看再过两天,你还娶个二奶来。哈三的大学通知书来了,哈三的学费我看你从哪儿出?马三说,不是买的。媳妇一听急了,不是买的,难道偷的不成?想长来长,想短来短,你羞死先人哩!马三喝了一大缸子茶,从嗓子眼挤出了几个字:拾上的!

拾上的?媳妇拉开了拉链,一看到那一沓钱,便喊了起来。马三连忙捂住了媳

妇的嘴。这时儿子也从山上挖草药回来了。这山上有很多草药,有党参、羌活、柴胡,运气好点还能挖一两根冬虫夏草。几天下来,儿子瘦了许多,手上还磨出了水泡。

儿子看到皮包里的东西全摊在炕上,仔细看了看,有钱、一部手机、一叠发票、一个记事本、一张工程设计图、一盒名片,还有一个首饰盒。名片上写着“刘运新,天地和建筑公司总经理”,还写着电话号码。儿子说首饰盒里是一枚钻戒,价值好几万。马三一听,舌头都吐了出来。他说,我还当成了玻璃蛋蛋了,城里人真有钱。马三看着儿子的脸渐渐严肃起来,儿子正看着记事本,看得很详细。马三忙问道,上面都写了啥?儿子念道,3月3日,送交通厅姚处长五万;3月5日,马局长儿子结婚两万;3月10日,国土局刘局长孙子过满月三万……儿子说这是行贿记录,马三不懂。儿子就说是走后门的记录。马三这时替这位经理打抱不平起来,都说城里人有钱,可是城里人的钱也不是自己的呀!

这时手机响了起来,是条短信,儿子念道,刘总,今晚世锦花园给老婆过生日,届时捧场,王局长。儿子又顺着念下去,亲爱的,钻戒买了没?可别让你的黄脸婆看见,这几天很想你的……儿子的脸红了起来。马三问,怎么不念了?儿子说,你自己看吧。马三接过来,一看羞红了脸,说,这城里人都怎么了?

这会儿一家人全望着这堆东西,那沓钞票正无声地散发着色泽。马三一家



人没见过这么多的钱，也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全都不出声了，呆呆地望着。还是急促的手机铃声惊醒了他们的梦想，儿子拿起了手机。马三噓了一声，接过手机，轻轻放在炕上，仿佛一不小心就会从手机里跳出个人来，拉住马三要包。全家人都望着手机在炕上声嘶力竭地喊了好一阵儿。马三似乎看到一个胖胖的人边擦汗，边不停地拨着这个手机号码。

手机不响了，但最后来了一条短信：拾到我包的好心人，这个包对我很重要，发票、设计图纸和记事本关系着我的命运。那部手机、那点钱和钻戒你们留下，如果钱少了，我们还可以商量，只是千万给我留下那些东西，就算我求你们了，好心人，暂时和我联系的号码是……

这时马三似乎看到一个胖乎乎的人绝望地蹲在街上，两眼空洞洞的，六神无主地盯着来来往往的人们，渴望着能看到他熟悉的皮包。马三想起了那年冬天，他和达达拿着一万块钱到镇上给堂兄未过门的媳妇买彩礼的事情。他们到了商店，看好了衣服，可一掏钱，钱没了，衣服口袋被割了个口子，达达当时就气晕过去了。那天他俩没吃一口饭，幸亏有一个好心人给了他俩一点儿路费才回了家。那年堂兄的

婚事就泡汤了，达达一气之下也无常了。想起这些，马三的心一阵阵地痛。

马三望望媳妇，媳妇带着害怕和渴望，眼睛里还闪过一丝贪婪的光芒。望望儿子，儿子的脸上闪着兴奋的光芒。马三心里有一个声音，试图在劝说马三，这沓钱足够儿子的学费了，但又有一个声音劝着他，《古兰经》上说，拾到东西了，如果没有找到失主，应舍散出六成的钱，这样拾到的钱才能使唤。可问题是有失主，用了这钱他怕享用不了，反而给他带来灾难。

还是媳妇的嘴快，只担了一回水，村里就有人来看马三拾的皮包。马三心里有点不快，媳妇却说，又不是我们偷来的，抢来的，怕啥！马三不好说什么。但马三只给外人看了手机，没敢给人看其他东西。一会儿工夫，全庄子的人都知道马三拾了皮包；一经人添油加醋之后，整条沟都知道了，钱数也涨成了十多万。这可



插图：阿祥仁



是马三所没想到的，而媳妇却洋溢着傻乎乎的微笑，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似乎觉得她的男人能在庄子里抬起头了，她连走路的姿势都变了。

马三这一晚上睡得很不踏实，像烙饼似的翻着。媳妇突然说，你说，就那样一个玻璃蛋蛋就值那么多钱！比我的那个金的还贵，城里人怎么那样有钱。马三没敢接她的话，那年他住院，到后来煤矿不再管药费了，没办法，媳妇只好卖掉了她的金戒指。尽管媳妇嘴上不说什么，但马三知道，金戒指一直没走出媳妇的心。也难怪，那只金戒指可是媳妇奶奶留给她的，为此马三一直想给媳妇买个金戒指，可一直没能如愿。戒指，是马三心里的一个病。躺了一会儿，媳妇又坐起来问，一万多能顶儿子的学费吗？马三说，差不多吧。马三却在想象着那个丢钱的人今晚可能也是无法入睡的。

刚迷糊了一会儿，就听到狗突然撕破嗓子地叫起来，挣得铁链咣唧唧响，直挣得嗓子不能发声。马三隐约看到西房顶上站着一个人，就赶紧拉亮院灯。那个人腾的一声跳下房跑了，狗叫了好半天才安静下来。马三再也不敢睡了，起身看了看皮包好好的，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媳妇吓得裹着被子发抖。马三说，叫你别乱说，你偏不，这不，招来贼了吧！马三气呼呼地望着窗外说，今晚就甭想睡觉了。明天一大早，就把皮包给人送去。你还要给村里人说，我们把皮包送回去了。想了半天，马三又说，再叫一个人一块儿去。

媳妇一听，就腾地背对着他睡下了。

马三心里还抱着另外的希望，他想起了那张名片：建筑公司总经理。马三没什么奢望，他想借这个机会，把皮包还给那个人。他知道有些财贝人是不能营收的，一旦拿了不该拿的，不是灾难就是得病，今晚家里来贼娃子就是明证。马三想只要把皮包交给那个经理，再给他说了个软话，让自己到建筑工地当个普普通通的小工，自己就心满意足了。马三觉得这个要求不高，那个经理完全有可能答应他的要求，他似乎看到了黄色的安全帽和喧嚣的建筑工地。

第二天，一家人就叫了村主任奔向省城，先坐蹦蹦车，再坐汽车。马三觉得今天的车太慢了，而媳妇却噤着嘴，一句话也没说。

到了省城，马三想好了见面时要说的话，然后才让儿子用那个手机拨了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听得出那人很高兴，说让他们在汽车站等着，他马上过来。

等了一会儿，一辆轿车停在他们身边，果然是一个胖乎乎的人。那个胖子看了这么多人，心里有点犹豫，但他看到马三手里拿的黑皮包，脸马上就有了喜色。马三把皮包交给了那个胖子，那胖子一样样看过。当看到发票、记事本都在，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便打了一辆出租车，把他们领到附近的清真大餐厅，要了满满一桌菜，让大家吐出了舌头。村主任觉得这次没白跟来。



桌上胖子激动地夸着马三一家,说他们是拾金不昧的好人,还一个劲儿地给他们夹菜。马三想着找个机会,给胖子说他到建筑工地当小工的事,可是话一到嘴边就咽下去了。他觉得在这时跟人家说,颇有点做买卖的感觉,而且马三是那种十鞭子打不出一个屁的人。尽管马三心里把想好的话说了千遍,可就是不好意思说出来,胖子一让菜,他就吃,直吃得往上翻。

结束了,胖子就去结账。回来后,胖子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皮包,拿出那沓钱放到马三面前。胖子说,大兄弟,你帮了我大忙,若没有这个皮包,我就遇到大麻烦了。这点钱虽然少,但希望你收下。马三的脑子一下蒙了,接受吧,他就失去了到胖子工地当小工的机会,他打算不要这个钱。这时媳妇在桌下使劲掐他。马三一哆嗦,就说,老板,哦不,经理,今天你摆了一桌请我们,我们就很感谢了,这钱也是你的血汗钱,我就不要了。胖子一听一脸惊讶,坐了一会儿,胖子又从身上拿出了两千元放在马三面前。马三慌忙站起来,把钱推到胖子面前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胖子又把钱装回去了。

事后想起这些,马三后悔得直想打自己的嘴巴。若在那时能把他当小工的事给胖子说,不就成了嘛!不过胖子走时还给马三留了电话号码,说有事就找他。有这点就足够了,马三觉得还是很有希望。

儿子开学的时间越来越近了,马三

急得嘴上起了痂,媳妇像个蜜蜂一天到晚在耳边闹腾。马三心烦,决定豁着老脸去一趟,找找那个胖老板。只要马三能当上小工,儿子几年的大学费用就不用愁了。可是空手去见人家,也不符合这里的礼节,高档点的马三买不起,便宜点的又拿不出手。那天晚上,他看了一则新闻,说是苦苦菜成了席上的一道菜。马三高兴极了,这苦苦菜在山沟里满地都是。他挖了一塑料袋苦苦菜,然后给那个胖子打电话,说想给他送点苦苦菜。胖子的话还是很热情,但马三也听出了几分淡淡的口气,马三一下子觉得脸烧了起来。

这回换了一家小饭馆,桌上摆了几样菜,素多荤少,比起上次差多了。马三心里渐渐有了几分屈辱,可是胖子脸上还是洋溢着热情的笑,让马三那点屈辱又一点一点地淡下去。看了苦苦菜,胖子更高兴了,就说起六十年代自然灾害时期苦苦菜怎样救命的事,让马三觉得胖子似乎就是从他们村里出去的。说着说着,胖子就看起表来。马三几次想插话说说他当小工的事,但胖子把话说得远远的,说到天上去了。马三心里急得就像有千只蚂蚁啃骨头。

眼看差不多了,胖子看看饭菜,就悄悄地交给他一个纸包。胖子小声对马三说,我说话算话,里面是一万五,你收好了。马三急了,如果他把这钱一收,意味着当小工的事就彻底泡汤了,再也没有说的机会了。

在胖子结账时,马三突然冲上去,脸



色通红地把钱塞到胖子口袋里。吃饭的人们都朝这边望过来，胖子脸上有了些不高兴。马三急着说，我，我，我想……可是胖子径直付了钱，说，就这样吧，我还有点事，顺手提上了苦苦菜。走了几步，又回来给马三说，对了，大兄弟，有什么事尽管开口，别见外！马三注意到这次胖子没有再回头。

媳妇说，平时也看你人五人六的，到关键时刻你是狗肉包子上不了台面。

马三觉得很懊恼，不过他还没死心。他想一个大老板，要个小工，只是一句话的事。再说了他也没有过分的要求，只不过是想当个戴着安全帽干活儿的小工而已。

洋芋的花蕾刚打过，马三就一趟趟地往洋芋地里跑。渐渐地他看着洋芋蓝色的花开败，看着从花儿那地方结出小绿蛋蛋，又看着小绿蛋渐渐成玻璃蛋那么大。马三就看洋芋棱子里有没有裂口，当看到第一道口子裂开后，他迫不及待地挖了一袋新洋芋。洋芋白白胖胖的，他想胖子肯定会喜欢。

马三扛着一袋洋芋，领着儿子走向省城。打通电话，那辆小车来了。胖子客气地收下了他的洋芋，又塞给马三一个纸包。胖子说，大兄弟，你别看我小车来小车去的，我也很难。这年月哪儿都要钱，不怕你笑话，就拉个屎都要钱，这两万块你就不要推辞了。马三一听急了，跟着胖子，说我不是来跟你要钱的，我，我想……边说边把钱硬塞进了车窗里。胖

子看看表，就说，我还有事，先走了，有事联系，一溜儿烟跑了。

但马三没灰心，马三当小工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他觉得他必须要当个小工，儿子上大学，正是要钱的时候。再说拿了这两万块，坐吃山空，到头儿什么都没有了。当小工就不一样了，只要有力气就有工钱，就有源源不断的钱来供他儿子上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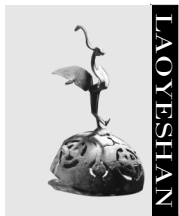
马三开始有点恨胖子了，他帮了胖子的大忙，而胖子却不给他这点面子。可是转念一想，人家胖子也没有错呀，就怪他这张不会说话的嘴巴，没有清清楚楚地给人家说当小工的事。

假期结束了，马三就只好去城里站了一阵儿大脚。这也是农村人家给自家孩子找学费的时候，去城里站大脚的人太多，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

马三只好回去和媳妇商量，就在那个饭馆里好好摆上一桌，然后由媳妇出面，把他当小工的事说给胖子。马三似乎看到那顶安全帽正向他走来，建筑工地正向他招手。

订好了桌，也点好了菜，马三就安安稳稳地坐在桌边，让儿子给胖子打电话。一打过去，胖子一听到是他，便说他正在开会，就挂了。马三就觉得跌进了巨大的虚空里。

阳光斜射在饭桌上的一只茶杯上，那只茶杯上有一个缺口。看着那个缺口，马三叹了一口气。



红白喜事

李红锋

东洼村村民李国光要嫁女，给村主任王金山打了招呼。这日吃罢早饭，村主任王金山就揣了二百块钱往李国光家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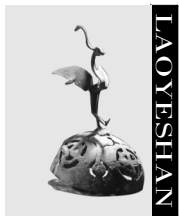
提起李国光，王金山就会难受。王金山和李国光自光腚起就一起上树掏鸟窝，一起下河沟里抓鱼，形影不离。长大成了汉子，两人又一起湖里捞鱼摸虾、刈苇子打蒲草，一个碗里喝水，一个碗里喝酒。那可是从小的交情、铁打的关系。王金山从心里敬重李国光。成了汉子的李国光，个大力大，脾性豪爽、耿直、要强，挣钱做活从不惜力气，过日子精打细算滴水不漏。李国光比王金山长一岁，事事在王金山面前做出一副大哥的样子，无论是挑草担柴、拉车子收庄稼，还是盘算日子，没少帮王金山。两人一起从光棍到结婚，一起白手起家，从一穷二白拼出一个殷实人家。这样一个在村里无论为人处世还是建家立业都让人敬佩的汉子，却在一次毫无征兆的昏厥后成了瘫子，且一瘫不起。女人也

在生儿子小刚时落下了月子病，成了一年四季断不得药的病秧子。庄户人家最怕两件事：有病，没钱。两件事都让他摊上了。尽管作为东洼村的特困户，扶贫救济、特困补助每一回都少不了李国光，可日子依旧过得艰难。李国光的闺女毛妮模样俊，个头高，为支撑这个家，高中没读完就退了学。到了待嫁的年龄，却因家庭负担重，找不上一个称心人家，最终才定下外村一户人家，家境一般不说，男的还是一个刚走出监狱的人，真是委屈了一个好闺女。

王金山刚进李国光的大门，就听见屋里李国光高喉咙大嗓门在咋呼：“我不想金山银山陪嫁她吗？”李国光瘫了六年，六年的瘫卧把一个原本壮实的汉子给消磨得只剩一副骨架，只是那大嗓门一如从前。李国光女人见王金山进来，打了招呼。王金山见李国光闺女毛妮一旁立着，便对床上的李国光笑道：“啥事，值得这样练嗓门？”李国光一副气呼呼的样子：“依我说，咱穷家穷户就



穷着办，给孩子买点实用的家什就行了，你大嫂却瞎嘟囔。”一旁的女人轻语道：“这几年，里里外外都是毛妮操持，比起别家的孩子，毛妮受苦受屈了……”没等女人说完，李国光瞪圆了眼朝女人嚷道：“屁话，毛妮受苦受屈我不明白吗？孩子十七岁就下了学，吃苦受累的持家，我心就不疼？可人辈不过命，有啥法子？”女人没再言语，只是从嘴里落下一声沉沉的能砸出坑来的叹息。贫贱夫妻百事哀，这样的场景王金山碰到过多次，尽管每次自己的劝慰都显得苍白，但逢到这样的茬口，王金山还是免不了说：“往长处看，这不，毛妮出嫁不也就结了一件心事吗？”王金山从怀里掏出二百块钱递给李国光的女人，说：“这是我给孩子的一点贺礼，别嫌少。”女人一边推让一边说：“大兄弟，她爹看病借你的钱还没还呢，平日里你也没少为咱家操心，怎好再收你的钱。”王金山道：“嫂子，咱们还用得着客气吗？”床上的李国光便说：“甭推让了，兄弟的钱收了吧。”女人便收了。李国光说日子找人看了，毛妮出嫁的日子定在农历七月初九。李国光嘱咐王金山，那日你早点来帮着操办照应一下。正说话间，村民孙石头急慌慌地进了院子，一迭声地叫村主任，王金山出了屋，问：“叫唤声像报丧一样，啥事？”孙石头咧嘴一笑道：“村主任真神，知道我是给你报丧，我二叔死了。”王金山愣怔了一下，回屋和李国光打声招呼，就随孙石头往外走。



出了大门王金山问：“不是说又请

名医又会诊的，说能医好的吗？”孙石头说：“摊上要命的病，连大人物都没得治，何况咱小老百姓。我叔从得绝症到现在，活了一年多，要搁平常人家，多说三两个月也就了了，他能撑到现在全是好药好针养着。这一年多，医药费就十四五万呢。”王金山说：“十四五万，搁万仓、万良兄弟身上还不是小菜一碟？万仓、万良俩有钱的主，逢了这桩事，怕要大摆一下了。”孙石头就说：“万仓哥说了，要给我叔发喜丧。”

一般来说，有资格办喜丧的一是高寿且善终的老人，二是德高望重的老人，再就是不算高寿，可儿女却有钱有势。喜丧也不是说办就能办的。发喜丧是大排场，钱多方能撑得起，所以，纵使百岁高龄寿终正寝，纵使德高望重誉满乡里，没钱也是办不起的。这些年办喜丧的多是些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家，这些人不在乎自己的老人是否寿高善终，是否德望并重，只是以此作为自己显摆的一次机会。孙万仓、孙万良兄弟，一个办铸造厂发了家，一个在乡里当副乡长。逢上这事，不办喜丧那才叫怪呢。

王金山来到孙万仓门前，只见院里好多人进进出出，搭灵棚的，写灵幛的，忙得碰头打脸。王金山随孙石头来到孙万仓屋里，屋里坐了孙家几个主事的老人和孙万仓兄弟姊妹。孙万仓见王金山进屋，递上支烟，说：“我娘死得早，我们兄弟姊妹多，他老人家为我们兄弟姊妹一辈子没少受累受苦。老来该享福了，可他老人家又去了。”孙万仓一声哀叹，

接着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既然他老人家寿浅福薄，他的后事，我们兄弟姊妹商量了一下想给他老人家办个喜丧，也算最后尽一下作儿女的孝道。这事还要仰仗村主任和各位长辈费心费力，怎么好就怎么办，钱不要给咱省。”几个老者听孙万仓如此说，便说了亡人一些忠厚仁慈的话，又夸孙万仓兄弟姊妹孝德道义，这时一孙氏老者说：“这样的事金山经办的多，该咋办，还是金山说说吧。”王金山沉吟一下道：“既然发喜丧，眼下要办的是先定下出殡的日子，现在时节闷热，亡人不便久放。日子选好后，应赶紧写贴子，派人去亲戚朋友处报丧。再就是请一班响器吹打奏乐。”孙万仓闻言，问一孙氏老者：“三爷您是老皇历，给选个日子吧。”那孙氏老者眯起眼睛掐着指头算了一阵，道：“农历七月初九，皇帝上殿的日子，就这个日子吧。”王金山道：“七月初九国光闺女出嫁，两桩事凑在一起，帮忙的人怕不好支派了。”那孙氏老者闻言道：“丧事逢喜事，子孙不得志。要不然另选个日子。”孙万仓一阵沉思后道：“亡者为大，这事让村主任去找李国光，让他把嫁女的日子往后推推。”见金山面露难色，孙万仓接着道：“本来迷信这东西我不信，可三爷说了，也算图个吉利吧。我知道你和国光关系不一般，你又是村主任，出面办这事最合适。”孙万仓如此说，王金山只好应了下来。王金山问孙万仓道：“响器班打算请哪一家？”孙万仓道：“当然用何家班了，得让何家班的

汤美丽来哭。”何家班是这一方有名的响器班，除了唢呐、弦子、笙箫外，还有电吉他、电子鼓、高级音响，他们不光乐器好，演奏也让人叫好。何家班有两个女人，就是汤美丽和她的徒弟。这师徒二人歌唱得好，舞扭得好。何家班称得上一个小型歌舞团，最让何家班扬名的是汤美丽，她不光能在婚嫁喜事上欢歌劲舞，而且能在丧事上替人哭丧。一旁的孙石头道：“何家班在咱这一方属高级乐团，汤美丽也称得上明星级人物，他们的活紧凑得很。连外县人也慕名来请，不知现在她们接活没接活？”孙万仓一摆手道：“你去请，花多少钱也要把她们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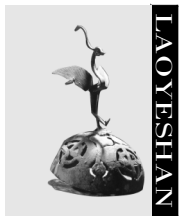
这些事定下后，王金山就去了李国光家，把孙万仓让他改改嫁女日子的事说了。李国光听罢在床上嚷道：“他们图吉利，咱就不想图吉利？再说这日子咱早就定了的。”王金山一时无话，李国光沉吟半晌：“我也知亡者为大，你回孙万仓话，就说那日我老早就发嫁，和他丧事错开时间就是了。”王金山于是到孙万仓那里说了李国光的意思，孙万仓便拿出一千块钱递到王金山手上道：“还得烦你去李国光那里，这一千块钱算我姓孙的给国光的一点贺礼。还是那句话：亡者为大。国光是个明白人，他会通情达理的。”王金山便又来到李国光家里。李国光听罢，沉默了好一阵，方道：“看来这日子非改不可了，万仓说我是个明白人，我能不明白吗？前两年我在医院看病的时候，他给我送过两千块



钱。”女人听男人如此说,便一旁抹眼擦泪地嘟囔道:“这日子是男方定下的,男方本来就嫌咱一个瘫一个病是拖累,对这门婚事应得也不爽快,现在让人改日子,人家能应吗?”李国光一阵沉默,道:“咱欠人家人情啊,应下吧,我们再跟男方家说。”对孙万仓给的一千块钱贺礼,李国光坚决不收,王金山说:“既然他给了,还是收下吧。”李国光大着嗓门道:“你头一趟来没带钱,我没答应改日子,这一趟你带钱来了,我答应了,你说他们咋看我?兄弟,即便穷死,这钱我也不能收的。”

这边的事就这样说定了,那边,何家班被请来了。那阵势确实不同一般,光是乐器、道具及搭台的支架木板就装了满满当一车。何家班的汤美丽和她的徒弟,一个黑发披肩,一个染着红发。一个袒露着半个白白的胸脯,透着傲气;一个穿了露着脐眼的短衫短裙,媚眼飘飞。一亮相立马就有不少年轻人直眼了。还没吹拉弹唱前,要跟主家讲明价格,这是响器班的规矩,所以班主老何吩咐人卸下东西后,就带上汤美丽随孙石头去了院里。客气过后,何班主就说他们何家班人多器乐多,开销也多,所以比一般的响器班收费要高些。奏乐一天八百,如果出殡前一晚表演歌舞,那一场就是一千五。孙万仓听罢,道:“奏乐,一天我给你一千,歌舞一晚我给你两千,只不过要给我弄好一点,我可是发喜丧!”何老板闻言,满脸堆笑:“早闻孙老板财大气豪轻财重义,今日一见的

确不虚。孙老板尽可放心,我们何家班有十分力绝不敢只使九分九。”一旁的孙石头问:“你们替哭是啥价?”何班主指了一下汤美丽道:“这你得问她了。”孙石头看着汤美丽,咧着嘴问:“您,替哭咋收费?”汤美丽脸上露出不屑,道:“我们叫义孝,不叫替哭,说替哭不仅是对我们艺人的不尊重,也是对事主的不尊重。”孙万仓对孙石头一声喝斥:“外边忙去!”孙石头立马缩着脖子出了门。孙万仓笑着对汤美丽道:“我这兄弟不会说话,汤老板不要介意。本来作为孝子我们应该灵前哭丧的,可我们亲戚多朋友广,又发喜丧,尽管有村主任帮着操办,可往往来来的应酬还是很多,所以想请汤老板义孝。”汤美丽眉眼间有了笑意,说:“一瞧孙老板就是大场面上的人,常言说干啥瞎啥,纵是大歌星也有唱跑调的时候,我义孝过程中如有差池,还望孙老板包涵。至于劳务费,一般情况下我只为事主义孝两天,吊丧一天,出殡一天,每天收费一千。今见孙老板性情豪爽,我也不能失了仁义,就按一天八百算吧。”孙万仓连忙摆手道:“别、别,还是按一天一千算,义孝得好,我还会加钱呢。”汤美丽就连连称谢。义孝需要了解亡人的一些仁德善事,于是孙万仓就指使弟弟万良给汤美丽说了父亲的生平。听罢后,汤美丽便披了孝衣缠了麻绳在灵棚里坐下,随着一班进入灵棚来吊孝客人的哭声,汤美丽“爹哎——”一声哀嚎,泪如雨下,悲痛欲绝。汤美丽一边拖着长调痛哭,一边唱



悲情戏一般地数说着亡人如何早年丧妻、如何拉扯几个未成年儿女、如何自己挨饥省下口粮给儿女、如何千难万难地把几个儿女养大成人,其中还加进了一些连孙氏兄弟姐妹都没听说过的细节,某年某日大雪飘飞,父亲赤着脚讨来饭喂子女;某年某日父亲顶着大雨,怀抱女儿去看病;某年某日为了护儿子,挨了别人的打……汤美丽的哭词简直就是亡

人的一部
舔犊情深史。听着汤美丽哀伤的哭词,孙氏兄弟姐妹仿佛真的看到父亲佝偻着身子在雪地里给他们



插图:阿祥仁

讨饭,在雨地里抱他们看病。孙万仓两个姐妹被汤美丽的哭词感化,一时间泪雨纷飞大哭嚎啕,一旁屋里说事的孙万仓、孙万良兄弟听了也落下泪来。孙万仓点头赞道:“姓汤的果然名不虚传,够水平,够专业。”

第二天吃罢早饭,送亡人去火化场的殡仪车停在了孙万仓门前。这一方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儿女是不能随车去火化场的。一是怕作为儿女的眼见亲人被推进火炉化为灰,悲伤过度,

二是说儿女在跟前,老人的灵魂会留恋儿女不肯升天,所以这样的事一般由亡人的嫡亲侄子或女婿去办。孙万仓这桩事自然落在了孙石头身上,临走前孙万仓嘱咐孙石头别怕花钱,火化标准要按最高规格,并让孙石头带上一条好烟去打点工人,好让他们尽心尽力不要马虎。孙石头除了和孙万仓是叔伯兄弟外,还是孙万仓厂子里管生产的副厂

长。面对老板的嘱托,孙石头暗暗叮嘱自己一定要把这事办利落。

临近晌午,殡仪车回来了。孙石头几个人

把一副玻璃棺抬到孙万仓家灵棚前,孙万仓姐妹便扑到棺前。当姐妹俩看到棺内盛着一副骨架时,突然仰面后倒昏了过去。玻璃棺内是一副焦黑的骨架,被烧成骷髅状的脸上,两个被烧成黑蛋蛋的眼珠塌在眼窝里,整个骨架附着一块块焦黑的糊肉,样子甚是吓人。孙万仓面现怒色,质问孙石头:“怎么火化成这样?”孙石头嗫嗫嚅嚅地说:“这、这是最高规格的火化,价格五千呢。火化厂厂长说这样的规格专供有钱有权的主。”



孙万仓当副乡长的弟弟孙万良斥道：“家里早就备下了好棺木，你又不是不知道？如今你又拉回来个玻璃棺，哪有一回丧事用两个棺的？你是嫌死一个不够啊咋的？”孙石头脸上汗如雨下。这时一旁的孙氏“老皇历”连叫两声“吉兆”，开了腔：“玻璃棺小，正好大棺能套得下去。这小棺进大棺，不正是小官进大官的寓意吗？万良，这对你是吉兆呢。”孙万良闻言，脸色立马松缓下来。孙万仓知道让人当了一回冤大头，可事已到此说什么也无用了。孙万仓两个昏过去的姐妹在人们的捶打叫喊声中醒了过来，醒过来的两人就扶棺大哭：“可怜的爹呀……”孙石头就过去劝道：“姐呀，小点声哭吧，咱叔这可是特级待遇，平常的火化也就千把块钱，咱可是化了五千多。要是平常人家，你想这般火化连门儿都没有。再说，这事传扬开去怕对万良哥影响不好，人家会说咱仗着是干部家庭搞特殊。”孙石头一番话毕，两姐妹哭声也就小了下去。

汤美丽义孝过程中曾和孙万仓两个姐妹有过一点不愉快，两姐妹认为，一天一千块钱的替哭费实在不算低，只有让汤美丽哭声啾啾、悲词不断、不停不歇，才不枉花了这份雇金，所以姐妹俩在灵棚里没人吊孝的时候就说汤美丽：“我们停，你却不能，我们花这么高的价钱雇你，就是让你来哭的，不然我们花这份钱做什么？”汤美丽说：“唱歌的没了听众，就没情绪，没情绪就容易

出错。义孝是哭给来吊孝的亲朋好友听的，如果棚里没了吊孝的，哭给谁听？”两姐妹就说：“没了吊孝的，还有看热闹的街坊邻居呢。”汤美丽听了也就不再多语，扯开嗓子拖着长调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就像乱了台的收音机，一会把爹唤作了娘，一会又把娘哭作了姨，两姐妹忙扯住汤美丽怨声怨语。汤美丽就说：“先前与你们兄弟孙老板说过的，义孝中难免出错，何况你们不留空歇给我。”两姐妹知道这女人不是善茬，便不再招惹。

发喜丧要忙活四天，头一天吊孝，第二天殡殓火化，第三天搁安，第四天出殡安葬。这几天里要数第三天搁安最松散了，亲来朋往的吊孝完了，亡人也入殓完了。一是让亡人在噪乱的灵棚里安静一下，二是让丧家孝子们在悲伤哀恸中歇息一下，再就是让操办丧事的人们腾出精力置办出殡日招待亲朋的饮食烟酒，最主要的是让人们安歇安歇，等到晚上去看响器班唱大戏。

半下午时，何家班就开始搭戏台，戏台搭在孙万仓门外的村街上。一阵忙活，一个像模像样的戏台就搭建好了。受了孙万仓嘱咐的孙石头，花了一万多从县城拉回一车焰火礼花。村里的人们见识过发喜丧吹响器唱大戏的，却没见过放焰火礼花的，且一放就是一万多块钱的焰火。男人们还稳持得住，妇女孩子们却是早已嘁嘁喳喳传扬开去，直嚷嚷得邻近几个村子都知道了。天刚挨



黑，本村外村来看戏瞧热闹的人们，便往孙万仓门前的戏台前汇拢。为了把喜丧过程记录下来，孙万仓请来了录像师。见录像师扛着摄像机人群里走动，孙石头就有了想法，有了想法的孙石头便在灵棚里找到孙万仓、孙万良兄弟，说：“咱们乡里有电视转播台，万良哥在乡里又是个人物，咱们何不来个现场直播，让全乡人都能看到咱这喜丧的场面？”孙万良闻言笑道：“真看不出，你石头脑瓜还蛮灵的，能想出这么个主意。”孙石头见孙万良如此说便有些得意，不曾想孙万良立马止了笑，脸一沉训道：“年底就要换届选举了，这样做不是让我往枪口上撞吗？”孙石头寻了无趣，缩着脖子出了灵棚。

开始放焰火了，在人们的哄哄嚷嚷中，突然炮声大作，万箭齐发，响哨飞鸣，烟花腾空。随着一声声爆响，天空中迸发出一个个巨大的红色、绿色、蓝色的圆球，这些圆球又驰出无数小火箭向外扩去，把个天空点缀得五彩缤纷斑斓辉煌，直把人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礼花足足放了半小时。放罢礼花焰火，何家班的戏台上亮起灯光，敲起锣鼓奏起音乐，大戏开演了。何家班果然名不虚传，个个都是操起乐器弹奏，放下乐器说唱的多面手。加上孙万仓聘价不薄，还有好酒好菜招待，所以人人都很卖力。老年人爱听古戏，汤美丽就唱《穆桂英挂帅》、《打金枝》、《四母探郎》，中年人喜听老歌、相声，一个敲琴的乐手

放下琴就到台上和汤美丽一起唱了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唱罢两人就插科打诨地说了两段荤荤素素的段子，引得台下不时发出阵阵笑声。年轻人喜欢劲歌狂舞，汤美丽的徒弟当仁不让，汤美丽的徒弟上身一袭白纱衣，丰满的胸脯裹着窄窄的红红的胸罩。下身着一一条遮不住脐眼的牛仔裤，台上一站，长发一甩，就赢来了台下年轻人的尖叫和口哨。接着，《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站台》、《护花使者》、《爱死你》等歌在她搔首弄姿扭腰抖臀之间一曲曲唱出来，台下掌声叫好声口哨声响成一片。台上的汤美丽徒弟俨然有了明星的感觉，一边唱着歌一边弯腰和近台的人握手。早就色迷了的孙石头也在台前，当汤美丽徒弟向他伸出手时，他一把便抓住了，且攥得铁紧。汤美丽徒弟挣了几挣没挣脱，便一用劲把孙石头从台下拽上了台。汤美丽徒弟没有生气，反而朝孙石头飞着媚眼扭来扭去。孙石头见状也来了精神，便伴随着汤美丽徒弟扭腰摆臀，笨拙的样子引得台下笑声一片。汤美丽徒弟扭着扭着，突然伸手在孙石头胸前抚来抚去，孙石头也学着她的样子把手伸向她的胸前，这时台下看戏的孙石头媳妇忍不住了，三步并作两步窜到台上，先是一巴掌掴在自己男人脸上，后又转身喊了一声“婊子”，向汤美丽徒弟扑去。两个女人撕打在一起，等人上前拉开，汤美丽徒弟的长发被薅掉了一绺，孙石头媳妇的上衣被扯烂，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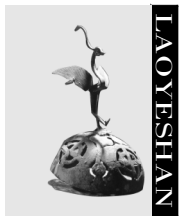
出了两个白花花的奶子。孙石头见状,忙扛起媳妇奔下台去。这场闹剧惹得台下人笑得前仰后合。汤美丽徒弟回到后台嘤嘤哭泣,台上没了汤美丽师徒,顿时冷了场子。这时孙万仓来到后台,抱歉话客气话说了一大堆,汤美丽于是对徒弟道:“我知道你受了委屈,可不管咋说,孙老板是发喜丧,要的就是个喜庆。孙老板是一方有头有脸的人物,即便你受了天大的委屈,今晚也要把场子给撑下来。刚才的事就算是给看热闹的人添了喜庆,你要是不上去,那可真是丧气了。”见汤美丽徒弟依旧低头哭泣,孙万仓就说:“知道你受委屈了,这屈,我姓孙的不会让你白受,今晚加一千块钱做补偿。”汤美丽闻言忙对徒弟道:“还不谢孙老板?”汤美丽徒弟说了声“谢孙老板”,便上台拿起话筒,像刚才的事根本没发生一样,说:“下面,我为大家献上一首《热情的沙漠》。”音乐响起,汤美丽的徒弟狂野依旧。

王金山在灵棚里和孙万仓、孙万良兄弟商量完明儿出殡的事,正要到戏台前看看热闹,突然看见人群不远的黑影处,李国光十一岁的儿子小刚在往板车上费力地装东西。王金山近前一看,见小刚在装燃过的礼花箱子,就问:“小刚你怎么不看热闹?装这东西做什么?”小刚说:“这纸做的箱子能换钱。”王金山听罢,一种酸楚在鼻腔和喉咙里滑过,就没了看热闹的心情。

出殡那日,送殡的、帮忙的、看热闹的,挤了大半个村街。花圈花篮摆了足

有一百米长,酒席摆了八十桌。棺木是孙万仓兄弟先前给父亲备下的,是在外地花了两万多块买来的一副柏木棺。柏木棺本就厚实沉重,里边又套有一副玻璃棺,更加重了份量。就是棺木从灵棚一离地,不到墓地不能落地。所以,孙万仓孙万良兄弟和王金山商量,找了二十个精壮劳力来抬棺木,每人开价二百块。从孙家到墓地有一里地光景,二百块钱抬一下棺材,价格诱人。王金山不怎么费事就找下了二十个壮汉。快要出殡的时候,孙万仓提出,为了显阵势,抬棺的二十个人都要戴孝帽披孝衣。当王金山把孙万仓的意思说给抬棺的二十个人后,马上就有几个外姓人不依:“我们与他非亲非故,怎能为他穿白戴孝?二百块钱,总不至于替人哭爹吧?”眼见就要出殡,有几人要撂挑子,立马寻人也非易事,王金山就劝道:“穿就穿吧,又不是替他哭爹,四五百米远,没多长时间。”最终还是有一人离去,王金山正在犯难,一旁看热闹的村民秋生凑上来说:“村主任,我抬。”王金山看着瘦得麻杆一样的秋生说:“你不行。”秋生说:“我行!”见村主任还是摇头,秋生便大声嚷嚷:“你做村主任的偏心,挣钱的事派别人不派我。”王金山苦笑一声说:“好,好,你抬,你抬。”

二十响礼炮后,出殡开始了。一时间,抬棺人的吼号声、何家班的奏乐声、孝子们的哭声汇成一片。柏木棺看来实在是沉重,刚行了一半路程,抬棺的汉



子们便汗湿衣服气喘吁吁。秋生早被压得张牙舞爪,腰变成了干虾样,腿打颤,脸煞白。因秋生这边缺了力气,棺木就有些歪斜,另外十九个抬棺的汉子就骂秋生:“这活是你能揽的?”眼见就要把秋生压塌,王金山过去一把抢过木杠,骂了声“滚一边去!”秋生一屁股坐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二、二百块,咱、咱俩平、平分……”王金山道:“妈的,都给你!”

送葬的孝子中,汤美丽身披孝衣,在徒弟的搀扶下哭得泪雨滂沱。汤美丽徒弟手上攥着条大毛巾,不时在师傅脸上擦一把,其实徒弟攥着的毛巾里藏着灌了清水的塑料软瓶,汤美丽只要手上捏一下徒弟,徒弟就替师傅揩脸,她在师傅眼前一紧软瓶,清水就喷在了师傅眼上,所以外人看来汤美丽总有流不尽的泪水。汤美丽的表现让人啧啧称道,都说她是表演名家。许多看热闹的老人都羡慕亡者,说自己歿后能得到这般发送,那真是前世的造化。

晚上,孙万仓孙万良兄弟设了两桌酒席,犒谢丧事期间主事的村主任王金山和族中老者。在一片夸赞恭维声中,孙氏兄弟喝了个醉头麻花。王金山没敢多喝,他心里记挂着李国光那边的喜事,他提醒自己,明儿一早就到李国光那边看看。

天刚露明,王金山就被一阵哭声和敲门声惊醒。他忙披了衣服趿拉着鞋开

门,就见李国光儿子小刚哇哇哭着说:“叔,我姐喝药啦!”王金山一惊,急慌慌地往李国光家奔去。

王金山老远就听见从李国光家里传出的哀号,那悲哀的哭声在沉寂的黎明时分显得特别尖锐和刺耳。待他奔进李国光家大门,只见李国光女人托着木板车上的毛妮恸哭不止,左邻右舍的几个女人在一旁一边擦抹着眼睛一边劝说着李国光的女人。王金山近前一看,见毛妮睁着眼睛,一滩白沫堆在嘴边,散发出一股浓浓的农药味。见王金山进了屋,床上的李国光依旧一副亮嗓门说:“我要推延日子,男方那边不愿意,咱男子汉说句话砸个坑,于是两边僵着,后来男方那边就退了婚。退婚倒不怕,可咱用了人家一万多块的彩礼钱,人家逼着要,咱又拿不出,毛妮就……”李国光喉咙里滚出一串闷雷似的哀叹,又说:“都是我这个废物拖累了孩子啊!兄弟,帮忙埋了孩子吧。”王金山接过那张纸,只见上面写了两行字:“爹、娘:咱穷人穷命穷打发,我死后,把小刚床上的烂苇席抽下,卷我埋了就行。我床上的苇席没烂,给小刚换上。小刚:听爹娘的话,好好读书。”见王金山两眼含泪,李国光便说:“兄弟呀,人家拿丧事当喜事办,咱却把喜事弄成了丧事,你看这事让我办的!”说罢大嘴一咧,嘿嘿咧嘴,笑出一脸泪水……



机关

郝 然

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杨林刚写完县委书记在民主生活会上的发言稿,就被县委书记叫到了办公室。

小杨,你已经给我当了四年多的秘书了,你感觉如何呀?县委书记微笑着问。

高书记,我感觉没有当好您的秘书……杨林挠着头皮说。

明天召开常委会,研究干部问题。关于你的职务问题,组织上决定任命你为黄松乡党委书记。县委书记仍旧微笑着说。

杨林的脑袋一下子膨胀起来……幸福?兴奋?惶恐?恐怕三者都有。再往后县委书记说了什么,杨林一句也没听清,他感觉自己快要晕过去了……

从书记办公室出来,杨林已经是满头大汗。黄松乡党委书记,这个职务他万万没有想到。一般情况下,给县委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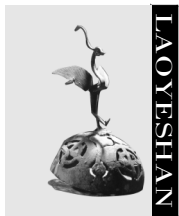
记当秘书,最好的结果是先当乡长,干几年乡长再顺理成章地成为党委书记。一下子成为乡党委书记,没有过渡,这是没有先例的。他将是全县最年轻的一把手,高书记莫非真的要调走?并且在调走之前“安排”好自己的秘书?

当杨林回家把这个消息说给老婆张丽时,张丽高兴地叫起来:这下我们可熬到头了,你中专一毕业就进了县委办公室,写了十年的材料,眼睛都写近视了,这下好了。

常委会开完后,县委的任命文件就下来了。

杨林的猜测没错,他刚刚上任一个多月,高书记就被省委任命为省委党校副校长,离开了平静县。

在新来的县委书记陈光良提议下,县里召开了一次由各乡镇、县直各部门党政一把手参加的招商引资动员大会。



会上,陈光良代表县委、县政府提出了“招商兴县”的口号。其间招商局局长在主席台上宣读了《中共平静县委关于开展“招商引资”大活动的决定》。文件规定:年底对各乡镇及县直各部门的招商引资工作予以考核,完成招商任务和指标的给予奖励,完不成者要在全县通报批评。

客观地说,黄松乡的经济基础在全县属于下游,没有多少企业,仅有的几家企业效益也不好,如果招商引资能引进几个项目、办几家企业当然不错。

对于乡镇搞招商引资,杨林并不持异议,但他认为乡镇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三农”,不从农业入手,强令乡镇搞如此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恐怕不大合适,最好是将招商引资工作与“三农”工作结合起来。不过,他不敢把这个意见跟别人说,只不过心里想想罢了。

意见归意见,县委的决策还得执行。这一天,县委书记的秘书刘摇打来电话,他告诉杨林,明天上午陈书记要来黄松乡视察工作,除了要听取黄松乡的总体工作汇报外,还要看招商引资工作进展和乡办企业改制情况,请杨书记做好准备。刘摇的语气听起来非常谦恭。刘摇谦恭的语气使杨林感到很舒服。毕竟他刘摇曾经是我的手下啊,杨林想。

接完电话,杨林叫来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让他马上起草两份材料:一份是全乡总的工作汇报材料;一份是关于招商引资工作和乡办企业改制情况的材料。

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答应一声就

要往外走,杨林叫住了他:你去把周乡长叫来。

大约半个钟头后,周强若踱着四方步走了进来,很潇洒地坐在杨林对面的沙发上。杨林给周强若倒了一杯水,说老周,明天县里陈书记要来我们这里视察工作!周强若说:好。杨林说:明天我汇报全乡总的工作,你汇报招商引资工作和乡办企业改制情况。周强若说:行。

第二天上午九点,县委书记陈光良来到了黄松,陪同的有县委办公室主任、招商局长,乡镇企业局长还有秘书刘摇。

杨林和周强若陪着陈光良走访了几家乡办企业。然后到乡小会议室里听汇报。

按照事先的安排,杨林汇报了全乡总的工作。

接下来周强若汇报招商引资工作和乡办企业改制工作。

令杨林惊异的是,周强若汇报的材料他原先看过,上面没有招商引资和企业改制后存在的不足,而周强若这时却郑重其事、满脸严肃地汇报起了存在的不足,这个举动令杨林大吃一惊。

周强若最后说,本来汇报材料中只有成绩没有不足,虽然我不是党委书记,但我是乡长,主管经济,我有责任指出经济工作中的不足,之所以存在很多不足是因为我这个乡长没当好。

周强若的发言犹如一记重棒,差点把杨林打晕。

杨林定了定神:刚才周乡长补充的很有必要,但是作为乡党委书记,对于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我应负第一责任!



陈光良摆了摆手说:很好,很好,你们能够查找不足、争揽责任这种精神很好,下面我讲几点……

送走县委书记后,杨林一屁股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心里很不是滋味。关于周强若的底细,杨林清楚得很。此人将近五十,在乡里干了二十多年,乡长当了整整八年,对乡里的工作“程序”和“套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此前周强若肯定以为乡党委书记调走后他能顺理成章地接任书记,谁知半路上杀出了个程咬金,本来属于他的交椅被自己坐上了,你说他心里能没有气吗?周强若的不配合态度杨林早就感觉到了。就拿招商引资来说吧,周强若漫不经心,这项工作基本上都是他杨林一个人抓。他突然想到:周强若背地里和自己作对说明还有点在乎他,而当面作对说明周强若眼里根本没他这个书记!

尽管杨林知道周强若不配合他的工作,甚至和他作对,但他考虑的是如何拓宽农民的致富渠道,使他们的腰包鼓起来。除了招商引资以外,如何找准黄松的经济增长点,让黄松的农民找到一条真正的致富之路,杨林在苦苦思索。

经过调查,杨林发现黄松乡的农民有栽种枣树的习惯,但由于管理和技术跟不上,枣的产量很小。

杨林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枣的行情,发现优质金丝小枣在国内价格较高,还能出口到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

为了考证黄松出产的小枣是不是“优质”金丝小枣,杨林带着小枣样品驱车去了一趟省科学院小枣研究所。本来

杨林也叫周强若一同去,可周强若却说自己最近神经衰弱,到外地去晚上睡不着觉。

在小枣研究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专家告诉他:至少在十年内,优质金丝小枣在国内外市场上不会饱和,价格也不会下降。

老专家先是品尝了小枣样品,然后用仪器做了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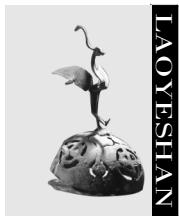
老专家说:这种枣树完全可以大量种植,这种枣学名叫“胎里甜”,是金丝小枣中的“上品”,黄松的农民完全可以靠“枣”发财。老专家还说:没想到呀没想到,这里竟然有这样的优质小枣!省城新华区有个全省规模最大的金丝小枣收购市场,凭这小枣的品质,在市场上定会供不应求。

于是杨林又去了一趟省城新华区的金丝小枣收购市场。经过一番详细调查,杨林吓了一跳:同样是这样晒干的小枣,黄松乡的农民在当地卖给商贩一块八一斤,在这里是五块钱一斤。好几个收购商品尝了小枣说:五元钱一斤,你有多少我们要多少!

杨林回到乡里,叫秘书将相关信息印成宣传单,通过包村干部在全乡三十八个村发放。乡里承诺:如果大家现在手里还有小枣未出售,乡里会联系收购商按每斤五元收购。

宣传单发放下去后,就有不少农民半信半疑地来乡里打听。杨林于是定下时间,叫收购商到乡里收购。

当手中的小枣变成白花花人民币时,黄松乡的老百姓们终于醒悟过来:他妈的,敢情我们是守着金山四处



要饭！那些小商小贩太该死了，原来枣的价格这么高啊！

杨林趁热打铁，从省林业局聘请技术人员来黄松给农民传授枣树管理和种植技术。

枣树耐碱又耐旱，小枣价格高，市场需求量大，谁不种才是真正的傻帽呢！醒悟过来的黄松乡老百姓种植枣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杨林在各村村干部参加的会议上提出：要将黄松建成全县真正的“金丝小枣”之乡！

杨林打算拉上周强若一个村一个村地督导枣树种植工作，以便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杨林把打算说给周强若，周强若说：我这两天头晕目眩的老毛病又犯了，医生说不能多活动，不过为了搞好这项工作，我可以在乡里负责处理机关事务，你就放心地下去督导吧！

杨林说：行，乡里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杨林把三十八个村跑了一遍刚回到乡里，原籍为黄松乡刘庄的台胞刘建成竟然来找他谈投资办厂的事。

刘建成是台湾一家大集团公司的总裁，来黄松不止一次了。

杨林在乡食堂招待刘建成。周强若没有来，他说自己这两天老是头晕目眩的，喝不了酒，陪不了客。杨林抱歉地说：刘先生你不要见笑，我们乡里的条件太差了，招待不周，还望多多海涵！

刘建成晃着皮球般的脑袋打着哈哈说：吃喝是小事，久闻杨先生是目前全县最年轻的乡党委书记，很有才干，

这次我来主要是想在这里投资办厂，不知杨先生是否可以赏脸配合？

杨林说：我县正在实施“招商兴县”战略，这对我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岂有不配合之理？

刘建成说原籍故土大力种植红枣，我想在刘庄投资四千万元人民币办一个枣酒企业，因为枣酒企业在大陆不多。还说初步打算委托他的儿子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只要黄松乡能提供厂房地就行。

杨林喜出望外，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了。他激动地握着刘建成的手说：刘先生，你算想对了，我也正考虑在黄松筹建枣酒厂的事情，没想到我们竟然不谋而合。我们黄松乡乃至全县的枣树不少，可以提供大量的优质金丝小枣，现在小枣很有市场，我考察了一下，省内还没有一家枣酒企业，就是全国也寥寥无几，搞成功的话，市场前景肯定十分广阔！

刘建成也有点激动：我们真是不谋而合，不谋而合，看来我们真是有缘分，什么叫缘分，这就是缘分！

最后刘建成说：我想把我爷爷的坟好好地修整一下，再立个像样的石碑，希望乡里能够出面帮助我做好这件事……

杨林吃了一惊，他明白：刘建成要和他做一笔交易！

刘建成想给爷爷修坟立碑，按理说这是人之常情，不过他爷爷是个汉奸，死有余辜！刘建成的爷爷叫刘大，是抗日战争时期平静县出了名的大汉奸。刘大一九三八年投靠日本，亲手杀害了二十多个八路军战士，一九四五年被我八路军处决。刘建成的父亲刘仁厚先是投



靠日本后是参加国民党,一九五零年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

杨林想:乡里不出面、不同意修坟立碑,会关系到刘建成能否在黄松投资办企业。这一点完全可以从刘建成的言谈话语中听出来。可乡里若出面,同意给黄松的汉奸爹修坟立碑,于理何在?

临走前刘建成留下了他的手机号码,并且笑眯眯地说:杨先生,我就住在县宾馆里,你随时可以与我联系……

杨林一夜未眠。

第二天,杨林和周强若商量刘建成的事情。周强若问杨林:你的态度呢?杨林说我不允许刘建成修坟立碑,更不同意由乡里出面修坟立碑!

周强若说: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认为可以允许刘建成给他爷爷修坟立碑,人家这样做也是人之常情,乡里出面完全可以!杨林说:不同意的后果可能是刘建成不投资办企业,但我们不能只为了经济效益而不讲政治。周强若说: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讲政治,那是空头政治!二人意见不一致,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周强若说:那你看着办就好了。杨林说:这事乡党委会再研究一下。

党委会上,逐渐分成了三派。一派

是不允许刘建成修坟立碑,更不能由乡里出面帮助刘建成修坟立碑,理由是这涉及我们的政治立场问题;一派允许刘建成修坟立碑,但乡里不出面张罗这件事,让刘建成自己去办,理由是毕竟他的爷爷是汉奸,乡里出面影响不好;还有一派是乡里出面来修坟立碑,以便使刘建成感受到大陆同胞的亲情,增强其在黄松投资办企业的决心,理由是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都要给经济让路,一切都要围绕经济服务。

三派各说各的理,大家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没有得出结论。

刘建成大约等不及,打来了电话,杨林说修坟立碑的事让他再等两天,乡里正在研究。刘建成问:杨先生你的意见呢?杨林忍不住说:我个人的意见是不允许你为你爷爷修坟立碑!刘建成那边笑道:杨先生就不为自己的前途考虑?我手里可是四千万人民币呢!我可给足了面子。

杨林半晌无语,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还是按周强若的意见办,他一时拿不准主意。他想了想,突然有了主意:跟县上汇报,让县上拿主意算了。

一下子,他心里轻松多了。





扶贫花椒树

马
卫

普子乡七耀村在七耀山北面,有二十多平方公里,大得无边。但穷,穷得舔灰。这特困村的帽子,戴了好多年。现在一年的平均收入,还不及全市平均数的一半,乡平均数的三分之二。

书记、乡长没升官不说,有的还降级、撤职。

其中有一任书记,干脆辞职到南方打工去了。

市里急,乡里急,可是一时也没有什么好项目。没有矿藏资源,搞不了工业。定点帮扶的局也急,现在是联动,帮扶工作不合格,领导一样升不了。具体地说,七耀村脱不脱贫,是个硬指标。由它来决定乡镇领导和帮扶单位领导的命运。

山区可搞养殖业,可是养殖业也很难弄。以前养长毛兔,国际市场价格一波动,家家杀了兔子吃肉。

小黄接受的任务,就是去七耀村帮扶脱贫。

小黄才考上公务员,在学校学的是生物工程,对农村一点



也不熟，居然把这么艰巨的任务派给他，让他忐忑不安。

局长见小黄有畏难情绪，专门找他谈心。

局长真是位好局长，他说：小黄啊，你别想那么多。你是带着项目去的，还有补助资金，完成起来，会很顺利的。

这次的任务是去发展花椒产业，每亩地国家除了提供花椒苗子外，还每年每亩补助十五块钱，十斤化肥，十斤粮食。

要说，政策真是好政策。

二

果然，村里很欢迎，原来计划的两万亩花椒山，结果因为要的人太多，倒让小黄没有办法落实了。还是陪同的乡干部有经验，他说搞平均，按户分。

看来，这是最公平的方法，让大家无话可说。

结果，这两万亩花椒山，等分成二百份，每户一百亩。小黄想不到解决起来如此方便。于是他在村里呆下来，看着把花椒苗运来，看着分下去，然后才回到乡里，因为村里没有信号，无法给局里汇报工作。到了乡上，用电话给局长汇报，局长很高兴，局长说，小黄你就在乡下呆着，保证这些花椒苗栽下去能成活。

乡上给小黄安排了住和吃，就让小黄自由在地玩。

才二十多岁的小黄，童心还在，加上七耀山的秀丽风景，他又会玩相机，不知不觉间就玩了两个月，才回了趟局里。

局长叫办公室的人给小黄搞个洗尘酒，那天，小黄给领导们一一敬酒，感谢领导对他的支持，领导们就跟小黄碰杯，不知不觉间，小黄就醉了。

小黄在家里休息了一周，局长又让他下去了，因为今年对帮扶的考核是一票否决制，局长怕年终考核出拐，光奖金就有几万啊，何况局长还想上个台阶呢。如果不出意外，他可能升任副市长。学历，在职研究生；年纪，四十八岁；已是两届后备干部；最核心的是他的哥哥，虽然不在党政部门任职，但在高级人民法院任副院长，正厅级的领导。市里不能不给面子哟。

局长的话就是命令，没有商量的余地。

现在小黄也乐意下去，那里毕竟比局里多了一份自由。

不知不觉就到了验收的日子。这是第一年，验收只看是不是种了那么多地。这叫初验，测算面积。

验收是扶贫办来的人，局长亲自陪着。

小黄当然也是其中的陪同者。七耀村的村民们敲锣打鼓，然后把领导迎进村。

村口的花椒树长出来了，有半人多高，后年就能结花椒了。村里精心安排，



把这一行领导送到七耀山顶,那儿有避暑山庄。现在是秋天,正是美景时节。吃的是野味,锦鸡,野兔,野猪,还有七耀山特产竹菌,吃得领导们忘了是谁。还有本地的蜂糖酒,绝对比什么孔府宴酒,什么稻花香酒好喝得多。特别的醇厚,特别的酣冽。

局长喝了多少杯?不知道。

小黄没有喝,不是他不想喝,是他不敢喝,生怕这次验收出事,这可是关系到全局的奖金,关系到领导的提拔呵。

当然,喝得醉醺醺的领导们再没有力气去看两万亩的花椒地了。现在别说上山,就是平路也走不直了。

他们离开的时候,乡里送了每人一箱土特产,是蜂糖、香菇、干笋、野味等等。

验收合格。

村里拿到了补助。

局里拿到了奖金。

小黄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这对才考上公务员的他,真的不容易。

三

第二年,虽然还是小黄下来扶贫,但基本上不到村里了。花椒树长在林里,有太阳照,有露水滋润,他去干啥?那些刺笆网网,难钻呢。搞得不好,一件新衣裳,进林出林,就成了布绉绉。

他就在乡上呆着。

第三年,是综合验收,如果扶贫项目落实,就算扶贫工作结束了。因此,对这次的验收,领导特别重视,叫早早地做准备。乡、村还成立了专门的验收接待小组,高度重视。

依然是扶贫办牵头,局长亲自来,小黄仍旧扮演他的角色——算是局长的跟班吧。

扶贫办的人到了乡上,一顿接风酒,说不喝不能再喝不敢再喝,下午还得实地查验,但都喝得差不多了。下午到村里,他们进了花椒地,还亲自摘了几颗花椒尝。

真好。他们说。

但两万亩地,分散在二十多平方公里的村子,半天是走不完的。全部走完,得三四天。山区居住分散嘛。

晚上就在村里喝酒。

扶贫办验收的人全喝高了,第二天再下去时,只老远地看看,就算验收了。

只是,小黄看到那些花椒好像与昨天看到的有些不同。

树远远地看,是一样的,半人高,有刺,尖叶,只是那花椒好像比昨天看到的红。扶贫办的人醉眼朦胧,雾里看花,也看不出啥毛病了。

验收合格,皆大欢喜。离开的时候,乡里开了辆皮卡车,送土特产呢。一人两箱。

市报的记者在市报上报道。不是一个消息,而是一整版的长篇通讯,还配了几幅照片,局长的光辉形象出现在全



市人民面前。

市电视台还做了专题报道。漂亮的女记者问局长：你们扶贫有啥经验？

局长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地说：一是落实专人，二是落实经费，三是监督到位，四是村乡互动。

侃侃而谈，局长的普通话虽然差，但是说得铿锵有力，振聋发聩，豪情满怀。

市民看了，都觉得这样的领导才是为民办实事的领导。

七耀村种花椒脱贫，这个经验值得在山区推广。

四

刚好，小黄的一位大学同学来访，得知这消息，脑壳一转，就想收购些花椒。绿色食品运到大城市，绝对赚钱。

小黄当然乐意陪同，他也想趁机去看看。当俩人再次来到七耀村，说起收花椒的事，大伙竟然全都拒绝。

小黄和同学惊讶，花椒不能当饭吃，几十万斤花椒，七耀村两百来户人能吃得下吗？于是他们走遍村子，却没有见到好多花椒。

他们不甘心，来到稍远一点的花椒

地，哎呀呀，那红红的果哪里是花椒，是一种类似花椒的东西。小黄一下惊呆了，那天验收，全部是以花椒算了啊。

后来，还是一位本地的农民说：村里根本就没好好种花椒，一家只种了几亩，其余的就是用这些东西充数。这东西只有七耀山才有，叫赤小梨，长得和花椒树一模一样。而且生长力极强，遍地都是。

小黄和同学说不出话来。

他们来到村长家，小黄扶贫时是常客。村长仍然热情地接待他们。小黄质问起村长来，为什么不种花椒树呢？

村长脸都不红，嘿嘿一笑，然后道：小同志啊，你不明白，全村两百来户人家，男劳力全出去了，连年轻妇女也走得差不多了，如果我们种花椒，根本就种不了。你说不种吧，这七十五万块补助就没有了呀，你不明白啊，小同志还小。

小黄张开的嘴说不出话来。

同学说，看来这地方，只有外人来投资，租这里的山和地，让他们在家打工才行，这比政府投资项目好。

小黄说：这样就不能再拿国家的补助款了。

村长瞪了他俩一眼，露出一脸的不乐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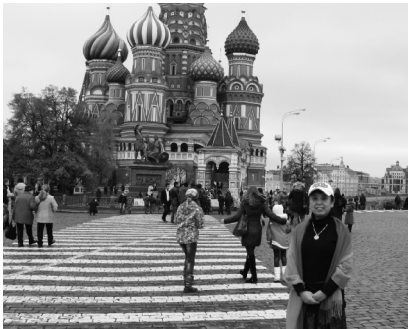


赵秋玲散文特辑

赵秋玲

赵秋玲：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祖籍山东长清，毕业于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班。现供职于《西宁晚报》社。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西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198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等散见于《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当代》、《中国作家》、《大家》、《星星诗刊》、《青海湖》、《青海日报》等国内报刊。文学作品集《心灵的方舟》于2005年荣获青海省第五届文学艺术创作奖。



倏忽间草原光影

玉树州举办的康巴艺术节，会场内外聚集了八万人，移动网络膨胀，电话打不出去，短信不能发送；刚才还在身边的同伴，一转眼就不见了。

来的路上，我们就看见一辆辆顶级越野车擦身而过，从车身的标贴上我们看到，有美国某新闻中心的，有凤凰卫视的，有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湖南电视台的……等等。还有穿着红袈裟从国外赶回来的僧侣，以及国内许多户外俱乐部的高端游客。州委的干部告诉我们，这次艺术节有八十多家媒体参加，外来游客有五、六万人之多，剩下的就是周边的牧民群众。许多游客住不上旅店就临时住进了州上的居民家里。艺术节期间见面就是朋友，随便敲开一家门，只要有房间，主人就



会安排你住下。那几天居民们说,有缘千里来相会。

是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我曾对北京来的朋友说,在草原的经历都是一次性的,绝不可能重复,充满了神奇。她半信半疑地问,怎么讲?我便给她讲了一个云南的朋友D在上届玉树草原一次小型赛马会上的经历。

暮色中隐去的骑士

赛马的赛场设在阔美的巴塘草原上,一时间彩旗飘舞、人群涌聚,在赛马场上,你是看不到起点的,起点在几十公里以外,你只能在终点等待,看到天际边出现一个或几个小黑点时,那就是骑手过来了。渐渐的马队像一条拉长的火焰,在几公里内向前方蹿动……距你只有一千米左右时,你就觉得“嗖”的一声,骑手已经冲过了终点。

D陶醉在赛马场激烈火热的气氛中,她的数码相机在“啪啪啪”地连拍,但她觉得画面还不够,就转身去登身后的那个山坡。山坡就在眼前,但走到山坡脚下就用了十分钟,D登了一小段转过身来,想好好欣赏一下赛马会全景,愕然发现场内只剩下零零落落几匹马和几个人了。放眼望去,天边卷起了一路烟尘,许多车辆已经驶出很远了。她有点回不过神来,拿起相机就往坡下跑,等跑下来时,那零落的几匹马已经奔驰而去了。

D吓坏了,这可怎么办啊!怎么说撤

人都撤了呢?撤得那么快,那么干净,那么不可思议?像训练有素的一支部队。可这赛马会上却是一群地地道道的牧民和游客呀!D赶紧打开手机,拨打出租车司机的电话,刚才还有信号,关键时刻怎么连信号都没了呢。偌大的草原,我何时才能步行到州上呢。

刹时,草原的天空滚动起来,一阵狂风吹得D无法站立。那一刻D就像一个无助的小羊羔,惊恐地蹲在危机四伏的巴塘草原上,等待命运的安排。她后悔,后悔让出租车司机回去等她的电话。雨说下就下了起来,周围是茫茫大野,没有任何能够躲避的地方。豆大的雨点像无数动物的爪子,凶猛地扑打着D的后背……D只能将头埋入双腿之间,驱散内心的恐惧。就在D将要崩溃的时候,雨停了,一道彩虹横跨她的头顶,那么宏大、那么有气势,从南边的山到北边的山,是多么大的一道弧线呀!牛郎织女在这样的场景中也只能算是小人国里的卡通人物了!

D被这样的美景震惊了,一下子忘记了恐惧,觉得自己忽然抵达了神界。是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将D拉回了现实,远远望去,一个骑士夸张地扬着手中的鞭子,由东向西驶来。D顿时意识到有救了,迅速脱下防雨服,拼命地在空中挥舞,骑士的速度慢了下来,熟练地下马。D像见了亲人一般迎上去一头扑到骑士的怀里,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骑士开始没反应过来,几秒钟后果断地脱下身上的藏袍,将D裹起来托上马背。这个过程中D



才意识到自己全身冷得打颤,缩成了一团。骑在马背上,D紧紧地搂住骑士的后腰,任凭骑士将自己带到哪儿……

天快黑的时候,骑手终于将她带到了州上,骑手的胳膊一架将D放下马,D刚要抬头说句感激的话,骑士扬鞭而去,很快没入浓重的暮色之中……

梦中歌舞

这个故事使北京的朋友瞠目结舌,半天才说,这是真的?北京的朋友是1995年中央戏剧学院编导专业毕业的,这次来参加康巴艺术节,她备足了设备,摄影机、数码相机、三角架、定位仪、防寒服、冲锋裤等装了两大箱子。与她同行,我还承担着搬运工的角色。到了州上,我边帮她搬箱子边说,仅此一次,下次你找个跟班的吧,不能什么便宜都让你占了。她忙说,在草原上什么经历都是一次性的、一次性的,说完,我俩相视而笑。

康巴艺术节上的歌舞,震撼了七月的草原。一位外国旅行家说:天下最美的歌舞在玉树。我眼看着北京的朋友拍着拍着就流下了热泪。我凑到她身边小声说:“嗨,怎么流泪了?”她还没有意识到,“我流泪了吗?”手往脸上抹,更多的泪水掉了下来……她平静了一会儿说,你看那康巴汉子舞动起来,每一个骨节都在咯咯作响,每一个细胞都在跳跃;这种蓬勃的力量与柔韧是从生命内部发出的,我感到脚下的大地都在震颤。

只有丰饶的草原,才配给康巴歌舞作舞台;只有高远通透的天空,才能舒展开舞者那长长的彩袖。康巴人对草原、对神灵、对生活的恩谢,溢满了整个舞蹈,那么舒展、粗放;那么有激情和力量。舞蹈结束后,她拉着我紧走几步,拍了拍一个头缠红穗头,脚蹬响铃靴的康巴汉子,要求合影。那健壮的康巴汉子友好地笑了,将青铜色的手臂很自然地搭在朋友的肩上……后来朋友说,那一刻我觉得他是我的弟弟。

秘密草原

我说,这感觉多美啊!就给她讲了“嘎贝”的故事。那是十年前的一次草原之行,也是在一次小型的草原赛马会上遇到的一个藏族青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嘎贝是草原上小有名气一位诗人,我因那次经历曾写过一篇散文《嘎贝的草原》。

那次奔赴草原是一个采访小组,州委宣传部安排我们与当地艺人座谈交流,其间嘎贝以诗人身份给我们介绍草原上的史诗和民间歌谣。最后他说,史诗和歌谣不是拿笔记录就能了解和感受的,最好走到民间去,听听那些老牧人给你们唱史诗;听听那些背水的姑娘们给你们唱歌谣,那才是你想要的。嘎贝说这话时,一改一分钟前讲课时麻木的表情,脸上充满了生动表情和理想光彩。

嘎贝从童年开始就在草原上骑马



放牧,少年时就历经了几场九死一生的草原风暴。所以嘎贝说起话来语调低缓,嘎贝的骑术超群,赛马会上,看嘎贝骑马射击,就有一个成语闪过脑海——白驹过隙。他的马在我眼前一闪就不见了。由此我感到“瞬间”的不可重复性。“此刻”一过,接下来是另一个“此刻”,永远只有一个“此刻”。嘎贝在阳光下弯腰、起身、蹣脚、拍马脖子,每个动作都带给你一种美感;每个动作都展示着他一段段结实的肋骨和强健的肌肉。

晚上,篝火晚会开始了,嘎贝换上了一套节日的藏袍,胸前耀眼的豹皮衣饰衬托着他深邃而忧郁的眼神,刚毅的脸庞就像一块熠熠生辉的黄铜。突然间,嘎贝亮开了歌喉:

女神把背影留给了我孤独的眼睛
节日在我眼前花花绿绿地一闪而过
在这众神的故乡,灵魂的故乡
每个心灵孤独的人
都会享有短暂的幸福

那歌声带着金属一样的质地传出

很远很远。

正当大家在回味中时,黑漆漆的草原深处传来了应答的歌声,是一位老者的歌声,浑厚、深沉。我们听不懂歌词,但从嘎贝盈满泪水的双眼和低缓的旋律中,你能感到岁月沧桑中老者对这片草原的爱……我问嘎贝,“泽松拉姆”代表什么意思。 he说是“女神”。人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女神”,就像人生要有梦一样,鼓舞处在单调岁月和艰辛之路上的人们。

这一夜,嘎贝的恋人——一个美丽的藏族姑娘,始终不声不响地跟在他的身后,她那精心梳理的细密的发辫和长长的彩袍一直吸引着我们的目光。她的健康、纯洁和美丽是城市姑娘根本无法拥有的。

与嘎贝告别的第二天下着小雨,我说,给你留个地址和电话吧。嘎贝低下头摸着腰间精美的腰刀,犹豫了一下说,算了吧,有缘我们会自然碰面的。就像昨夜与我对歌的歌者,我们谁也不刻意去打探对方,但我知道他就生活在这片草原上,我们只在歌声中相遇。我们

草原上的人都明白这些。

我对朋友说,嘎贝的最后一句话真正地触动了我,草原上有多少秘密只留给属于草原的人们,从这个角度讲,旅游者是无法写出真实而有深度的草原的。

后来,我几次奔赴玉



树,参加了数次大小赛马会、康巴艺术节,都没有再见到过嘎贝。曾问过州上的同志,说辞职走了,谁也不清楚去了哪儿。

绝色美女“贝嘎”

是吗?朋友显然是听的有些人迷了。我说,这几天你就好好感受吧。当天下午我们一起去了设在会场周边帐篷内的《格萨尔王史诗》说唱现场。朋友对《格萨尔王史诗》早就产生了兴趣,此次到玉树,主要是想听听说唱艺人们原汁原味的演唱。走进半敞开式的帐篷,艺人们已经开始演唱了,他们唱的很从容,一句唱词很长,他们不换气,将尾音托得很干净再唱第二句,这真是多年练就的一种功夫,一般人是没法这样演唱的。演唱中艺人们表情庄严、神态生动,虽然我听不懂唱词,但读过许多《格萨尔王史诗》章节,知道他们唱的大致内容。渐渐地我们溶入了那有规律的沉厚的旋律之中,看到他们摇晃着身体陶醉的样子,我们也被感染了,那真是在阅读中享受不到的现场——史诗的现场。置身于这个现场,你会对这个民族以及他们悲壮的历史产生深深的敬意,对他们在歌与酒中的彻底释放有更深层面的理解。

现场坐着好几个艺人,排队演唱。不知什么时候,朋友坐到了艺人们的座位上,小声与一位看上去很有文化的艺人聊着什么。那位艺人穿着白底暗道的

衬衫,外面裹着一件夹层藏袍,衣饰有兽皮,看上去很华贵。衬衣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黝黑的脸庞上架着一个很时尚的无框眼镜,脚上穿着一双美国骆驼牌旅游鞋。

回来的路上,朋友对我说,你猜我们都聊了些什么?我说猜不着,你就照直讲吧。朋友说,我向艺人打听“嘎贝”这个人,艺人却给我讲了一个“贝嘎”的真实故事。

“贝嘎”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是一个绝色美女,那个藏族歌手索朗旺姆与她有几分相像,但缺乏“贝嘎”身上高贵的气质。贝嘎不仅有美色而且极具才华,她在西北民族大学学习期间倍受瞩目,许多暗恋者都是默默地关注着贝嘎的生活和学业,很少有人敢靠近她,就更别说表达爱了。贝嘎迷恋藏学天文历算和藏医学,毕业后追随着一个民间藏学高人学艺,她拜这位民间高人为自己的上师。据说贝嘎能背诵《格萨尔王史诗》的“霍岭大战”的全部章节,她与上师在玉树居住了三年,遍访各个寺院,搜集佛学秘笈,并用自制的藏药治好了许多牧民的病,她一直没有恋爱,接触过贝嘎的人说,贝嘎默默地爱着自己的上师;然而她的上师很少有人见过,后来听说贝嘎的上师是一个盲人,执迷于佛学世界,要去印度修行。这种修行需要一颗很虔诚的心,抛弃凡俗世界的嘈杂,过一种单纯枯燥的生活。贝嘎毅然决定丢下所有财产,打点最简单的行装,随上师去印度。上师不同意,说,你



该有自己的生活。任凭贝嘎如何央求，也不带她。最后贝嘎将自己的双眼刺瞎，以表达追随上师的决心。上师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对贝嘎说，佛能看见你是最虔诚的弟子。带着贝嘎去了印度。

朋友感叹地说，草原真是一块盛产传奇人物和传奇故事的地方。

我们从玉树回来时，巴颜喀拉周边刚刚下过一场大雪，银色的雪峰神秘、庄严，“雪山狮子舞”应该寓意的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神性的背景吧！朋友轻声说。我们小心地走下车，生怕惊动了什么。这是一个能让一切生灵安静下来的世界，仿佛天堂就端坐在我们的对岸，收藏着每一个生命的秘密，包括我们的秘密……

手艺人的挽歌

“你会爱上这里，一首古老歌谣，一片野花，一种味道，一道集市。五天，我真正爱上了这里。乡村的廊檐、窗饰、雕花镂空的老椅子；最终还是那手艺人那指尖摩挲的姿态一下戳中了我那根敏感的神经……”走过很多地方，必然结识许多的人与事，有时感叹、有时心动；其实一次次地心潮涌动，只有自己知道有一些东西在涌动中被改变了，那么彻底，以致影响到日后的举手投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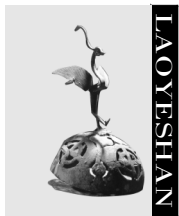
2009年夏天，我的一位朋友从北京来西宁躲夏天，那时工作忙，没有专门的时间陪她，就让她随我一起去市郊的村庄，采访那里的一个木工作坊。七月，

是乡村最美的季节，村庄不大，但是屹立在村口的青砖门楼却使我们眼前一亮，很显然，门楼是新建的，拱形的门洞上是一个木质结构的建筑，精巧的古建筑风格飞檐翘角颇见工匠的技艺。面对这样一个村口，让人觉得似乎呼吸到了那丝属于历史的气息。

走进村庄的木工作坊，一股木料的馨香扑鼻而来，耳边响起了有节奏的锯木声，工人们正在切割一根根圆木；场院里垒起的圆木像一座现代派雕塑，泛着玉米般金黄的光亮，显得神秘而有气派……院子的西侧有一座二层土木小楼，第二层就是木匠们的雕刻工作间。

匠人们手拿雕刀，娴熟地划动在弧线之间。这里的一切都是慢的，恰好慢到了一根烟的工夫，将一片垂死的挂藤叶子复苏、在雕刀的行走中显出栩栩如生的生命。唯有在指尖摩挲木雕时，你才能读懂手艺人一雕一琢之间对生活的认真。朋友看得十分入迷。我转身细细观赏立于墙边的木工坊匠人们的作品，瞬间感觉到与世界万物相关的生命都活起来了：二龙戏珠、龙凤呈祥、岁寒三友（松、竹、梅）、白马、大象、仙鹤等，还有用各种格纹镂空的牖扇、裙版；尤其那些镂空的牖扇，似乎拢住了乡村永不再来的往事。

我身边的一位木匠正在打量一件刚刚完成的木雕作品，只见他轻脚轻手的退后几步，眯缝着眼睛细细打量，那架势感觉很有范儿。我问他，为什么唯独你们村子传承下来这样一座木工作



坊。那木匠停下手中的活计,缓缓地说,村上早先有一位老木匠,收了很多徒弟,那时多为周边百姓打家具。后来毗邻的寺院请老木匠和众徒弟去修葺寺院,经过三年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巨大的修葺工程。由于老木匠和众徒弟雕工精细,刀法浑厚,户牖格纹疏密相间,修葺后的藏经楼风格高雅而古朴,颇得寺院的好评。从此我们村的木工坊名声远扬,活计源源不断地找上门来,营生就这样一代代延续下来。

老木匠生前经常告诫他的徒弟们,人是很想偷懒的,我有时也想偷懒停工,但如果停下来,手就会松弛,你的用心都会反映在你做出来的东西上;木雕活是手艺人的活,所谓手艺人就是在干活时毫厘不能差的,是要耐得住性子的。否则卯就不是卯,榫就不是榫了;能否将木工活做到“天衣无缝”,才是衡量“匠人”的一个标准。中国老话说:无须黄金万贯,只需一技在身。自古以来,手艺的精到,而在于手艺人的刻苦,悟性和韧劲。

第二天傍晚,我们在村庄里找到了已故的老木匠的家。一进院门有位老奶奶迎了出来,我们说明来意,老奶奶的脸上露出一丝悲伤,说,家里藏有他生前最喜欢的木雕家具,你们可以看看。客厅里摆着一方镂空的炕桌、一把雕花的老椅子现在还在使用;还有一副四屏隔扇;保存在老奶奶的卧房里。这四屏隔扇是老木匠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完成的。其中一扇雕的是花草鸟类;另一扇

是松鹤图;第三扇是青藤葡萄;最后一扇是寿桃果蔬。朋友啧啧赞叹道,这要花多大的功夫啊!太美了,从这四屏隔扇中我似乎看到了老木匠的独门秘籍,他对每种木头材质的了解和掌握,没有构图的条条框框,给人浮想联翩的空间……曾有人出高价收购老木匠生前做的家具,都被老奶奶拒绝了,她说,我要留个念想啊!给孙子们留个祖辈的实物啊!

一会儿工夫老奶奶端来了熬茶,蹭在炕沿上,慢慢地讲起了家族的故事。老木匠的祖上就是手艺人,祖爷爷是个靴匠,经常被请到“口外”去做靴子,村里人称他为“口外爸”。他自小就开始学习木工手艺。老师傅们看他是一个好学好问的年轻人,也愿意将自己的绝活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嗜之越笃,技之越工”特别能体现老木匠的学艺生涯。从用墨线量料,到下料画草图,直至拿起雕刀开始雕刻;每一个细节他都学得一丝不苟,有时他能在雕台前静静地雕上一天不动弹。几年下来,老木匠就能面对任何一块木料,只要手中的刻刀开始走线、旋转,像变戏法一样,随着雪花一样的木屑纷纷落下,菩萨、罗汉、山水、花鸟全都从木头中诞生出来,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后来他的刀法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在周边手艺人中小有名气。许多人家拿了礼物、带着孩子到他这里拜师学艺。

老人告诉我们,现在很少有人能耐下性子学木匠了,你想啊,学木工先要学会干大活和粗活:锯圆木、刨板子、划



墨线、下木料等,然后才能跟着师傅学木雕。他们手中的雕刀要练就几年才能达到精雕细刻的功夫。雕刻作品时,一条弧线讲究的是一刀下来,中间不能停,而且走刀的力度决定着线条是否流畅圆满,这一切都要靠多年的实践经验和手下的感觉。真正学出徒要三年时间呢。

从老木匠家出来,朋友感叹道:手艺人令人尊重的。这位除了雕刻还是雕刻,生活单纯又简朴的老木匠,所坚守的手艺人原则和热情,给我的震撼力是强烈的。他让我想起了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中的一个细节:久远的1888年夏,遥远的中国新疆罗布泊,斯文·赫定被困在炎热的沙漠中,驮物品的几匹骆驼已经渴死,而随行人员只剩下最后一名,奄奄待毙。夜晚,探险家作困兽一搏,挣扎着爬行去寻水。万幸中,他听到鸟的鸣叫,循声找到了一个水塘,自己饮足后,想给随从卡辛带一点水时却犯难了,他没有带任何盛水的工具。情急之下,他想到他脚上的皮靴。他脱下脚上臭烘烘的靴子,灌了满满两靴子水。这双他穿着在沙砾里行走磨砺了许多日子的皮靴没有让他失望,靴子依然结实如故,没有一丝裂缝,水一点也没漏出来。靴子里的救命水终于流到随从卡辛干渴的嘴里,他俩相伴着通过了沙漠的死亡考验。这双靴子是探险家出发前在瑞典一家靴店订制的,他特意在文中提及自己靴子的结实耐用、品质优良。他感谢这

双救命的皮靴。

“失去的手艺,已经无法再获取;我们目前能做的只是不再让手中紧握的工艺随时间流失。”前后五天时间,我觉得自己刚从时光隧道里走回来——离开了嘈杂的城市,走进了一个古典宁静的手艺人世界。

如今大机器生产替代了手工的经验拿捏和体力消耗,手艺人的职业精神也被工业发展的光华淹没。人们对手艺人的关注几起几落,现在他们有了遮风避雨的工作室,手工制品身价不菲。对于眼前这个木工作坊而言,我们无法阻止一个时代的变化,但是,我们是否能够尽力去挽留?

一百年不肯冷却的血

——读茨维塔耶娃的《老皮缅处的宅子》

“隔着忘川,把我的双手伸过去”正如您的预言,隔着江河大地,我渴望紧紧地握住您的双手……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离不开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书籍,已经读了三遍的《老皮缅处的宅子》是其中最喜欢的一本了;这本书是苏杭翻译、200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主要是茨维塔耶娃的自传性散文和书信。书的封面选的是我所见过的茨维塔耶娃的照片中,最具女人味的一张,尤其她那饱含忧郁的眼神,每次视线触及,心中都有过电般的悸动。我在女诗人所经历的时代、命运、爱情中,与自己



通宵交谈着,我为什么这般喜欢、甚至迷恋她,在她获得或丧失的生活中、在她的诗歌中到底有着怎样东西,使这位俄罗斯女诗人拥有“一百年不肯冷却的血”……

我熟稔《老皮缅处的宅子》中每一个章节、每一段话语;但她带给我最深刻的东西,是建立了我生命中的死亡意识。对!死亡意识。当我第三次合上这本书时,我清醒地意识到,有这样一个女人,真实地在这个世界上爱过、生活过;她一生的悲剧命运、以及她的思想、她的创造力、她的乡愁、她的爱情,像一股蓝色的巨浪将我打湿,并深深浸染。六十多年前,她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手捧她的诸多著作,我追念、冥想,经常在独处的时候轻轻地与女诗人展开交谈。自此一种死亡意识便与我毗邻而居,经常在情绪懈怠的时候鼓励自己:像女诗人那样,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把每一件事当作最后一件事来做。

在茨维塔耶娃短暂的一生中,经历了无数生离死别,十月革命后,茨维塔耶娃流亡法国14年,由于诗作不能发表,诗人一直过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近于乞讨的生活,当时在巴黎的俄罗斯侨民甚至组织了一个“援助茨维塔耶娃协会”。她这样写道:“我的整个青春时代都是在做粗活,炉子,扫帚,金钱(没有金钱)。时间总是不够用。”1939年6月她携儿子回国,没有想到,一下飞机就是被告知自己的妹妹被流放西伯利亚。两个月后,女儿被捕。再两个月后,丈夫

入狱。1941年由于德国纳粹的铁蹄逼近莫斯科,茨维塔耶娃和儿子莫尔疏散到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小城叶拉布加镇。女诗人期望在即将开设的作协食堂谋求一份洗碗工的工作,但最终她没有得到这份工作。1941年7月,丈夫埃夫伦被以叛国的名义处决,1941年8月31日她在无以为生的绝望中自缢身亡,生前留下一张小小的纸条,“原谅我吧,我已无法承受。”

让我们先看看她1919年写的《致一百年以后的你》(节选):

一百年后,亲爱的,我们将在哪里
邂逅

在古老的江南小巷,还是在荒凉的
西北大漠

那时候,我将献给你一束诗歌的玫瑰
还是捧一掬滚沸的汁液,我一百年
不肯冷却的血

一百年后,亲爱的,你是否还能认
出我

在旧世纪的群星中,总也不肯坠落
的那一颗

我够不着亲吻!隔着忘川
把我的双手伸过去。

……

经历了整整的一百年啊,
我才最终迎来了你!

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唯有茨维塔耶娃的作品让我看到人性更为复杂、



更为深厚的一面,她笔下的死亡,带有一种历史感,是对自己的未来的一种信念。她大胆的预言,为死亡打开了见证生命的辉光。女诗人的想象极富魔力,“一百年后,你是否还能认出我,在旧世纪的群星中,总也不肯坠落的那一颗……”是的,伟大的文学让我遇见了女诗人,我默念着她充满力量的诗作,千里迢迢,寻觅她曾停留过的寓所,或是她逝世的小镇。不仅仅是我,她高尚的灵魂吸引了多少追求自由精神的人们!一切,都被女诗人言中了。

俄罗斯,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而且骄傲的民族。他们能够把一个诗人真正当成民族的化身。在俄罗斯人民心中,诗人、艺术家的分量要比执政者重得多。但是同时,这个国家历史上一直处于专制的统治当中。对于一个有着艺术天赋的艺术家来说,扼杀他们的创造力,就是扼杀他们的生命。被迫也好,自己选择也好,俄罗斯的一部分艺术家,在创作力最丰富的中年,为葆有自己的一份使命和责任,背井离乡,生活在异国他乡。背负一生的就是那种远离故土,思念亲人的乡愁。

茨维塔耶娃 1925 年在海外流亡期间,回答捷克的杂志《走自己的路》的调查表时这样写道:

“祖国不是领土的划定的界限,而是记忆和血液的不可抗拒性。不在俄罗斯,忘掉俄罗斯——只有自己身处思想俄罗斯的人才会感到可怕。她在自己的心中,——这样的人只有与生命一起才

能失掉她。”

是的,祖国,便意味着是女诗人的记忆和血液,甚至是生命。在国外流亡了十几年的茨维塔耶娃,内心充满了对祖国的怀想,这怀想连接着她的血脉、她的出生地——滋养了她快乐童年的地方;那里有她的爱、有过与他人荣辱与共的生活。茨维塔耶娃在异国他乡流离得越久,一种寻根的念头在她心中就越强烈。她说:“往昔比现今要强有力,而往昔中最强有力的往昔是:童年比一切都强有力,是根。‘啊,童年,心灵深处的长柄勺!’是我要从根的最内部挖掘出来的。回家,回到三塘胡同的家,一切全都令人理解的地方。”

我用自己热切的呼吸,感受着弥漫在女诗人心头的愁绪,她将对祖国的热爱与俄罗斯辽阔的大地、人类的自由精神和现实处境统一起来。最后女诗人说“我,只有良心,没有表面。”

在《老皮缅处的宅子》一书中,我用铅笔将一段话深深地划了出来:“我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在诀别时才会爱,而不是与之相逢时;都是在分离时才爱上,而不是与之相融时;都是偏向死,而不是生。”是怎样忧郁而深刻的灵魂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一个真正遇见过、爱过、丧失过的人慢慢咀嚼女诗人的这段话时,她一定会流下涔涔热泪,不是因为女诗人的不幸经历,而是这段话中包含了太多人生的“严峻的时刻”,包含了太多的人性的秘密……俄国诗人在评价女诗人所经受的苦难时说:“只是这



老山

使命让‘穿裙子的约伯’（布罗茨基称茨维塔耶娃的语词）来担承是否过于残忍？难道只有最荒凉的所在，才能显示人性挣扎的壮观？”

自1992年在一本《世界文学》杂志上认识了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后，二十多年间，我一直在搜寻她的文集和照片，以及有关她的评论。每当遇到对我来说是人生“非常时刻”时，茨维塔耶娃就会像一束温暖的火焰，自然地从我心中升起照亮寒凉的周遭……

最贴心的是生活

那歌声似从遥远的河滩缓缓升起、散开、环绕周遭：

我应当到哪里去/寻找你的身影……

沿着邻近的那条大河/你能否听到我的声音……

我立时像一只机警的羚羊伸长了耳朵，生怕漏掉其中一句，到祁连数次了，听过很多当地歌手唱歌，今天这歌声像瞬间袭来的一场雨雪，那么有气势、有湿度、每个音符冰凉如雨雪，穿越我的心灵。

寂寞的人，歌者一定是一个非常寂寞孤单的人。

此时正值黄昏，我们在草原的野餐也即将结束，大家收拾着零散准备回县上的宾馆，歌声似有一股魔力，拽住了我的脚步，我四处张望，寻找着隐在树林深处的歌者。

随着灌木丛传来一阵哗哗声，歌

者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很意外，眼前这个年轻人穿着很现代，一件竖条的纯棉衬衫，一件暗蓝色牛仔裤，脸上那副很时尚的眼镜告诉我，他的生活是开放的，是贴近时代的。

我们微微点头致意，他问我们是否回县城，能否搭我们的车……一路上我与他交谈起来，小伙子今年刚刚大学毕业，家在西宁，现在祁连县的一所中学教数学。今天是周末，他出门散步，不知不觉就走到了2公里外的大河边了。我问他县城独立生活还习惯吗？他笑了笑说，必须习惯。我从他笑着的表情中读出了一种凄凉和酸楚，便不再多说什么。

县城的灯光隐约闪现在前方，小伙子突然偏过头问我：“阿姨，您的孩子多大了。”我说17岁了，正读高中呢。他说，多幸福啊！我妈妈一年前去世了。他的这句话我似乎有些预感，从他伤感的眼神和低沉的语气中先期传递给我。哦，我一时不知如何安慰他。他长舒了一口气，接着告诉我了一个我根本意想不到的故事。

我从小就没见过爸爸，听姥姥说，我爸和我妈离婚时，我妈已怀孕三个月了。我爸离开时，我妈没有告诉他怀孕的事。妈妈独自带着我一直没有再婚，我17岁时，妈妈检查出患了乳腺癌，而且是晚期，那时姥姥早就离开我们了，身边没有一位亲人。她觉得必须把我交代给谁，苦思冥想了几个月，终于下决心找我父亲。妈妈的同事朋友都很帮忙，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几经周折我父



亲终于找到了,他竟然也在西宁。

这时我们的车徐徐开进了县城,打断了小伙子的讲述。说实在的,我真想知道事情的结果,便邀他到宾馆坐一会。他说,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学生到他这补课,晚上还要备备课。又说他是临时聘用的教师,只有教学成绩上去了,自己才有可能正式留下来。握别时,他也许看出了我的心思,就把姓名、电话和地址告诉了我,一转身,消失在浓重的暮色中。我这才知道小伙子叫李健。

回到西宁,李健的故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犹豫再三我还是拨通了他的电话,我说,那天我们相遇,是因为你不平凡的歌声令我感动。他说,中学时学了一段时间吉他,那天唱的歌是法国乡村歌曲《不要离开我》,当时我很想念妈妈,心里很难过……阿姨,说实话,见到您之后,我更想妈妈了,就情不自禁跟你讲了我的事。我听出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忙告诉他,今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尽管来找我,回到西宁一定给我打个电话。他轻声说,谢谢阿姨。最后,我还是鼓起勇气问了一句:你父亲现在怎么样了?稍有停顿,他将父亲的电话告诉我,并表示可以找他父亲聊聊。他说:我承认他人非常好,有良心,但与他在一起感觉很别扭,我总想妈妈,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我带着种种疑惑,我找到了李健的父亲,他穿着干净利索,具有中年人成熟的举止,但神情有些憔悴。我说明来意,他表示,只要李健愿意,他愿意与我

谈谈。他给我倒了一杯茶,自己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

当我得知前妻与我有一个孩子时,我震惊了,第一反应:真的、假的。接着来人告诉我,前妻患乳腺癌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我脑子一片空白……

毕竟 17 年没有再联系过,这中间,我在广东干过四年,回西宁后经人介绍与一位公务员再婚,生了一个女儿,今年 11 岁了。

我怎么面对这一切呢,那些天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最后决定先跟来人去看看我的前妻。我一个人不敢去,叫了一个哥们陪着我,看到前妻时,她已没有多少力气与我说话了,她只告诉我:“孩子是你的,可做 DNA 检测,我走后,孩子只有你一个亲人了,希望你好好照顾他……”这时,一个英俊少年走进了病房,血缘这种东西很怪,我只一眼就认定了他就是我的儿子,简直就是我年轻时的翻版。我没敢再抬头,忙走出病房,一拉门,眼泪“哗”地下来了。陪我一起来的哥们也忍不住哭了,说:你他妈的认还是不认!

其实,从见到孩子的那一刻起,我就决定担负起父亲的责任,我突然又有了一个 17 岁的儿子,心情极为复杂,主要是怎么与我现在的妻子和女儿开口。最后,还是我的哥们去说的。那些天,我妻子哭天喊地的,就是不允许我把孩子领回家。最后她冷静下来给了我两条路:一是每月给孩子 800 元生活费,孩子独立生活;一是我净身出户,每月给



女儿1500元生活费。我犹豫了一个月，在众哥们的鼓励下，选择了后者，净身出户。

当时我前妻已经病危，孩子翻年就要高考。我住进了前妻的家，开始尽我的义务，努力弥补17年缺席的父爱。这孩子非常懂事，但他对我总是不远不近的。只有一次，我前妻去世的那天，他扑在我怀里大声哭泣，我第一次觉出了父子之间的温热。

孩子的母亲下葬后半年，孩子考上了师范大学，我一直住在前妻的家里。这中间，我的妻子来过几次，她让我回去，表示孩子也上了大学了，愿意接受孩子回家。但我儿子不接受，说，永远待在妈妈这里，哪也不去。我女儿对这件事始终不发一言。我每个周末都做一些可口的饭菜等他回来，好让他进家门有个人应声着。

儿子大学毕业那天，我叫了两个哥们一起聚聚，儿子晚来了一会，坐定后将手中的毕业证书递给我，突然说：爸爸，我毕业了。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爸爸，我愣了一下，眼眶一热，泪水“啪嗒”一声就掉了下来……我的两个哥们边擦眼泪边从兜里掏钱，往儿子的手里塞，连声说：叔叔为你高兴啊！你爸爸这也是为你高兴啊！儿子也留下了热泪，懂

事地点点头。我知道，儿子这一刻想他妈妈了。

这场命运改掉了我的许多坏毛病，为了儿子我不打牌了，不嗜酒了，能在家呆住了；遇事也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了想了。

我问他，现在孩子独立了，你可以和妻子女儿在一起了，为什么不回去呢？他长舒了一口气说，女儿还有她妈妈照顾，若我回去了，就意味着儿子回西宁后，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命运给我留下了这么大的一个儿子，17年中他没有父爱，我会用后半生好好弥补的……

从李健父亲那儿出来，正值华灯初上，面对街上的匆匆行人，我就像品一杯浓醇的葡萄酒，觉得内心苦中有涩、涩中有甜，不禁对生活涌起无尽的感激——

我把平俗和沉潜当作幸福，
我把默默の思想和联想当作幸福，
我把不能得到所有的幸福当作幸福，
甚至，我把丢失幸福，
也当作幸福……

这是郁葱的一首小诗，我把它作为祝福短信，在这个金色的秋天，发给了在祁连当教师的李健。



山头那座古战场

陈有仓

一个地方,只要有抹不去的历史烟云,不论时间长短,总会被人们忆起,被岁月沉积遗忘的历史,就会不断挖掘出来。

在青藏高原,褐红色的悬崖峭壁上面,一座背靠华石山,面临药水河的古城堡——石堡城坐落在那里,静默地忍受着风霜雪雨的剥蚀。可一千多年前它却在盛唐灿烂的画卷里占据着显赫的位置,人们一直探究它,如文人在谈论杜甫、李白的诗;史学家在考证王忠嗣是怎么因它而死,哥舒翰又是怎么因它而进爵的。

石堡城,唐代的西域边陲要地,曾是兵家相争之地,唐代诗人杜甫在《兵车行》中写道:“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诗人以悲壮的情怀描写了这一古战场阴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的凄惨局面,表现了对当时帝王不满的情绪。虽然战争的硝烟已停止了上千年,但这一弹丸大小的古战场上的烽火狼烟却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古战场虽离我不远,我也无数次在它的脚下经过,又无数次在心中产生过凭吊的念头,但眼看着它脚下那片已



被开垦种植的青稞或油菜籽在风中摇曳时,就仿佛数万具尸骨在晃动,又不安地总会把目光收回匆匆离去。后来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倾听了当地老人的叙述后,在天空湛蓝,群山灿然,蜂飞蝶舞的六月间,我再次激起了凭吊古战场的心情,和几位文友踏上松软的泥土,嗅着田野的芬芳,攀上了雄踞在悬崖峭壁上的石堡城。

站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高度,看远处那莽莽苍苍连绵起伏的苍山,看郁郁葱葱铺满各种野花原野,心潮起伏。在红白相间,黄蓝点缀的各种野花簇拥着的石堡城下,俯瞰南北,一条闪着银光的河流从遥远的山谷流来又急匆匆流向远方汇入黄河;一条黝黑发亮蜿蜒起伏的柏油马路上,小型的、大型的、超大型的各种车辆来来往往,显示着交通运输的发达和这条交通枢纽的重要。

用步丈量着石堡城的长度和宽度,捡拾着遗留的残砖烂瓦,脚踩着残留的墙基,心绪不由飞向一千多年前。一千多年前,这里曾发生过数次艰苦卓绝的争夺战。历次血腥的征战,数万具白骨被掩埋在脚下。

所谓石堡城,只不过是三面险绝的方台,人们称其为大方台。它的南面有一小方台,两方台之间一条自然形成的狭窄的甬道相连。大方台是个不足5000平方米的城池,小方台更小,呈三角地形,不过是个瞭望台或烽燧台而已。它的北面有一个较大的平台,也是

一处战略要地,如今人们习惯上把它不称为大方台。石堡城为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吐蕃所置。当时,唐朝在湟源县城东修筑了白水军,吐蕃认为,你先行筑城,我也该筑城。于是,吐蕃选择了唐蕃古道上这一险峻的地形修筑了城池。自此,唐蕃双方以石堡城为据点,在此附近修筑了许多相呼应的防御工事。其中有与石堡城隔水相望的北京台,有南面约离石堡城3公里处的料瓣台等。战争因城池的修筑而频繁发生。早在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吐蕃多次侵扰陇右地区,百姓不得安宁。唐玄宗为了巩固西陲,遏制吐蕃势力东侵,该年三月,命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祎与河西、陇右地区驻防将帅共议攻城大计。但诸将均以石堡城道远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孤军深入恐遭覆灭为由,建议李祎“按军持重,以观形势”。李祎却认为做臣下的不能害怕艰险,即使“众寡不敌”,也要“以死继之”。三月二十四日,集中精锐骑兵,大胆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术,日夜兼程杀至石堡城,一场突然的袭击,吐蕃守城官兵措手不及,石堡城被攻陷。消息一出,唐玄宗非常高兴:石堡,真是一个给大唐长了面子的地方!于是下令把石堡城改名叫振武军,留兵设防。自此,唐河西、陇右地区连成一片,百姓乐业,社会安定。此后吐蕃连战连败,国内大哗,便派使求和请婚,远嫁吐蕃的金城公主也从中斡旋,唐应吐蕃要求,送与诗书。开元十八年,双方约以赤岭(今湟源日月山)为界,并于甘松岭



(今四川松潘境)及赤岭互市。二十一年,唐蕃在赤岭树碑纪念,双方边将均参加了这一庆典。从大唐开元至天宝年间的数十年时间里出现了承平盛世,国富民强的局面。

强盛的大唐在开放的同时展示着他的气傲,而吐蕃东侵的野心也并未终止,双方从此在这里开始旷日持久的激烈争战。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三月,前来攻城的吐蕃军被智勇善战的将帅臧希液所率唐军击败。冬十二月,吐蕃军乘当时守城将领盖嘉运放松警惕,攻占了石堡城。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唐玄宗派皇甫惟明攻打石堡城,被吐蕃守城将士和大瓮莽布支援军里应外合打得大败。

大唐和吐蕃为一个小小石堡城你守我攻,我守你攻,大概石堡城的位置相当重要。它的东面是“天下富庶出陇右”的陇西郡,是一块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植被繁茂,物产丰富,极利于人类生存和繁衍的理想之地。而它的西南只是风沙蔽日,凄苦寒凉,荒芜人烟的沙漠草地。

天宝六年(公元747年)七月,唐玄宗又让兼任朔方、河东、河西、陇右四节度使的王忠嗣(当时四镇兵力总共有26万人,一人持四将之印,掌控万里边疆,手握天下劲兵重镇,真令人惊奇。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去攻取石堡城。王忠嗣肩负重任,以一个老将军戎马半生的阅历,看到了那隐藏在石堡城背后的秘密:要巩固西部边防,未必非要攻打石堡城,非要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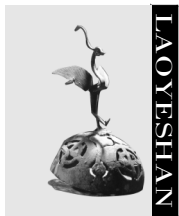
到石堡城。他知道石堡城固然地势险要,万夫莫开,但是遏制吐蕃攻势的最关键事情,是要在整个战场对峙的局面下重创吐蕃的有生力量,控制最能够遏制吐蕃的区域,比拥有石堡城更好,何必让手下士兵作无谓的牺牲?于是王忠嗣周密部署,集中优势兵力发动了对吐蕃的青海湖会战,大破吐蕃北线主力。接着发动了旨在打击吐蕃西线的积石山之战,将吐蕃军全歼,尔后吐蕃在青海、甘肃交界处设置的堡垒也几乎被全部摧毁。吐蕃对唐朝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自此,唐军威震四方,在控制的积石山一线,修筑了多个防御工事,西北的防御连成了一条。

王忠嗣回到京城向唐玄宗禀报,现在整个西北防线已经成形,石堡城的战略地位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更何况打这个地方会牺牲很多人的生命。所以,没有必要强攻硬打。

王忠嗣的解释却换来了唐玄宗怒气冲冲的回答:必须打,马上打。你不打,我换人。

王忠嗣认为:“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

这样的僵持局面令王忠嗣亲手栽培的将帅无不担心:你就依了皇上的命令吧,何况你是主帅,送死也不用你亲自去,小小的石堡城,拼上万把条炮灰也就拿下来了。到时候加官进爵荣华富贵有的是,尽管享受。你要是不打,皇上



可就要打你了！

面对爱将们的担心，王忠嗣却微微一笑，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哉？

唐玄宗眼里的炮灰，是王忠嗣心中的生命，是生死与共的袍泽弟兄，拿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取我的官位，换取粉饰太平的面子工程，我，做不到！石堡城，我不打！

十月，唐玄宗派立功心切的将军董延光攻打石堡城，下令王忠嗣出兵配合。石堡城久未攻克，董延光将责任尽数推到王忠嗣身上。加上宰相李林甫的从中作祟，大肆诬陷王忠嗣。唐玄宗闻讯大怒，遂将王忠嗣召回朝中，进行审问。天宝七年（公元748年）被押送京城解除兵权，下令处斩。消息传出，士兵哭声震天，举国悲泣。

幸好，唐玄宗召哥舒翰入朝，唐玄宗让哥舒翰取代王忠嗣的位置，临别时，哥舒翰跪地哀求唐玄宗，为王忠嗣求情，言词慷慨，声泪俱下，唐玄宗有感于哥舒翰的赤诚，终于免去王忠嗣的死罪，但以阻挠军功的罪名将王忠嗣贬为汉阳太守，保住了性命。一代赫赫有名的将帅，一代即将入朝的宰相，却因皇上昏庸，奸臣当道而落了个可悲的下场。可惜王忠嗣由此抑郁寡欢，翌年45岁的他英年早逝。

哥舒翰以勇猛善战闻名，曾得到过王忠嗣的赏识与提携，当年随王忠嗣东征西讨而声名远大，成为朝廷新一代西北统帅的物色人选。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战功赫赫的大唐名将王忠嗣兼任

河西节度使时，发现了哥舒翰，对他十分欣赏，提升他为衙将。从此，哥舒翰便在王忠嗣手下开始了自己的辉煌人生！

哥舒翰不敢忤逆唐玄宗开疆拓土的心愿。他对唐玄宗的想法非常清楚，所以上任后，企图在所辖边界有所建树，再立战功，决定先修筑神威城，他想该城的修建，正好在吐蕃军近前，对其造成的威胁是非常大的。神威城建好后，吐蕃顿时觉得危机四伏，自己随时会有被唐军攻击的可能。为了解除威胁，吐蕃军调集兵马，在十二月冒严寒踏冰攻城。唐朝守军因不适应高原气候，加上天气极寒，没能抵挡住吐蕃军的进攻，城池失守。

哥舒翰不愿放弃这座桥头堡，于是再次调集兵马，发起反攻，迅疾击败吐蕃军，然后再建一座应龙城，并派兵驻守，与神威城互相策应。从此吐蕃军不敢再犯。

此战，哥舒翰变消极防御为主动进攻，于两军争夺的前沿设防，赢得了战事的主动权。这时，两国的战争已朝着唐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在多次取胜后，唐玄宗再次把目标锁定在石堡城。

天宝八年六月，唐玄宗下令哥舒翰统领陇右、河西、朔方等部兵马及突厥阿布思部共六万三千人，再攻石堡城。

对于攻打石堡城，哥舒翰绝不会掉以轻心，他把大同军兵马使高秀岩和河源军兵马使张守瑜作为主攻先锋，偷袭石堡城。

对进攻石堡城自然希望能够偷袭



成功,以避免强攻时的重大伤亡。高秀岩自夺得先锋之位后,一直绞尽脑汁,把熟悉石堡城地形的好多振武军的老兵一一找过来进行询问,制定研究方案,准备夜袭石堡城。高秀岩发起猛攻时,就被守在城堡上的暗哨发现,随着密集的箭雨,唐军死伤无数,高秀岩知道偷袭失败,便鸣鼓收兵。

以后几天,高秀岩又指挥大军向石堡城发动了几次进攻,但吐蕃防守严密,准备充分,战事对唐军极为不利,屡攻不克。哥舒翰情急之下下令: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攻下石堡城。唐军又调集上百架投石车、移动箭塔和床弩车、上千个云梯,再次展开猛烈的攻势。

吐蕃守军虽仅数百人,但凭险据守,准备了大量的弓箭、橛木、滚石死死镇守。唐军进攻数日,伤亡惨重,尸首摞成了山,仍难破城。哥舒翰欲将杀一儆百,斩高秀岩、张守瑜之首。两将军叩首求饶:禀大帅,石堡城城高墙厚,吐蕃守军作战勇猛,非一天两天所能攻下。如果石堡城这么容易被我军攻下,大帅也就不必出动六万多的大军前来攻打。再给三日期限,三日内若不能破城,再杀不迟。

哥舒翰允许的三天时间里,高秀岩与张守瑜率大同军和河源军向石堡城发动了数十次激烈的猛攻。只见满天的石块和弩箭以全所未有的密度向石堡城飞去,士兵趁机冲到城墙下搭起云梯

向城头发起攻击,箭塔也冒着被砸烂的危险前移到距离石堡城最近的地方,射杀着城墙上的弓箭手和防守的士兵。唐军士气大振,无一不拼死向上攻击前进,最终以死伤数万人的代价,如期攻破了石堡城,俘虏吐蕃大将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

哥舒翰虽以数万人的惨重代价攻下了石堡城,但也得到了诗人李白的讥讽:“君不能学哥舒翰,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城取紫袍。”这使哥舒翰的一生蒙上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阴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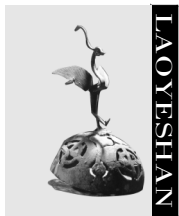
夺取石堡城后,哥舒翰“遂以赤岭为西塞,开屯田,备军实”。随后就加官进爵了,声威显赫一时。

站在古战场的尘埃上,遥想一千多年前数万条人命就这样长眠在青海高原上,长眠在荒草凄凄间;我的心情再也轻松不起来。石堡城留下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印痕,是一缕精魂,还是一丝惋叹;是一曲赞歌,还是无声的眼泪?

我又想起了王忠嗣的那句超越了战场胜负,穿过历史尘封,却依旧振聋发聩的豪言,它仿佛在药水河畔回响,在荒凉而静默的石堡城上空回荡。

我又想起了朝鲜战场上,彭德怀老帅面对苏联顾问的质问而做出的类似回答:百姓养大个娃不容易,送给我当兵,我要为他们负责。

我相信,战争面前,只有对生命负责的人,才能得到人民的崇拜。



乡 事

包正礼

带着孩子回老家,半路上,不常出门的儿子突然瞧见田里的牛,兴奋地叫道:“爸爸,快看,马!”。顺着儿子的指尖,我看见前方不远处一位老人,正赶着一头黑白花乳牛走在巷道。我对儿子说:“那不是马,那是牛。”我对儿子讲着牛和马的区别,心头不由勾起一段与牛有关的乡村生活。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搞起了包产到户,那年我们家分到了生产队唯一一头乳牛。父亲从生产队饲养院里牵回家的那一刻甭提有多高兴。好像他牵回家的不是一头乳牛,倒像是搬回了一座金山,那份得意之情,着实在他脸上洋溢了一阵子。

随着牛的到来,我的暑假生活由此多了一项繁重的任务,就是每天要割一大捆青草。每天清晨天刚露出鱼肚白,父亲便将我从梦中叫醒,让我推上独轮车去南山田埂间割青草。

习习晨风中,我揉着惺忪的睡眼,穿过故乡那条土道,推着独轮车向南山走去。夏日清晨的原野,万籁俱寂,空气清新。出村庄不远,便进入一片翠绿的世界。麦田泛着绿波,殷实的穗头随风摇曳;蚕豆枝上形如凤蝶般的豆花爬满躯干,缀染着一载的辉煌;金黄的油菜花织成夏日的耀眼绸缎,引来繁忙的蜜蜂辛勤耕耘。田野间飞鸟啾啾,田野边清流潺潺。氤氲在晨霭的山村原野似一位袅袅婷婷的少女,绽放着妩媚蹁跹的翠绿芳姿。

在挂满颗颗露珠的田埂,我急切地搜寻着诱人的青草。几番选择后,我就在一块块牛尾草漫过膝盖的地方搭上镰刀,进行一番彻头彻尾的收割。不知是由于重心不稳,还是有些心虚的缘故,镰刀往往从草顶飞快地弹出来,险些划伤抓草的左手,那时不觉就有了几分气馁。父亲再三对我说:“牛一定要喂饱,不能亏欠了它。”看那田埂上割下的几把青草,我又不得蹲下身来继续二次的尝试……终于,一堆堆青草摆到了身后。在那一遍遍



的尝试中,我终于摸索到了割草的经验。也使我懂得,好多时候,需要坚持的道理。孩提时的割草,成了我后来跟随父母收割麦田的熟练技艺,甚至成了我以后给弟弟们亲手嫡传的真宗秘笈。

山野间割草最怕的是碰到蛇。生性怕蛇的我,每提到蛇时,总是毛骨悚然。为此,父亲常提醒我不要去阳坡地上割草。说那里常有蛇出没。有一天,我转悠了一上午没有找到一片如意的草地,无奈之中,我爬过山梁,转到后山田埂间搜寻“猎物”,正当我瞅准一条田埂,喜滋滋地挥镰之际,猛然发觉前方不远处卧着一条蛇。霎时,一股清凉的冷气窜过脊梁,我抛开镰刀拼命地从田埂向后方飞奔而去。当我站在半山腰心有余悸地擦拭额头的汗珠时,仿佛还能看见那条银白色的蛇蜷伏在那里纹丝不动。好奇心驱使着我,忍不住又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才看清原来是一条蛇皮。对此父亲笑着说,蛇每年草肥之际要退一层蛇皮,那蛇皮可作药用。但怯于蛇,我始终没去再看过那副褪下的蛇皮。

到了暑假,便有了割草的小伙伴,一次我和伙伴们顺着一条田埂割草之际,前方一阵蜜蜂的嗡嗡嗡嗡声惊扰了我们,顺着上下飞舞的蜜蜂群,我们找到了蜂窝。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我们胆战心惊又近乎疯狂地摧毁了它,挖出蜂蜜,伸出手指争相分享。尽管分享到的是几罐蜂蜜,但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之感,久久不再散去。至今想来虽然带着几份对蜜蜂的内疚,但还那样记忆犹新。

家乡南山东端山顶有两棵古老的杨树。每到暑假,我们一群割草的孩童被

骄阳晒得无处躲藏时,便跑到杨树下乘凉。依偎在树下,看天上白云自由游弋,看头顶树头粗大的枝干,不由想起课本里鸡毛信的故事来,想那海娃在山下放羊,看到这样的两棵消息树倒下后,赶快将羊赶进山沟,给乡亲们报信的吧!浮想中,不觉悄然进入梦乡,梦见自己手持红缨枪正站在山头给村里放哨。几只山鸟飞过山头,随着一阵叫声,将我从梦中惊醒。此时腹中有些饥肠辘辘了,摸摸充实的草袋,便起身扛上肩,愉快地向家里奔去。

尽情徜徉在八月的山乡割草,能分享到麦收前的一份乐趣。在来去匆匆的田埂间,我们每天伸手触摸那些脆生生的豆角,从放暑假走进山里割草第一天起,我们就格外关心它们,终于有一天见它们长足了豆荚,于是在“嘣”的一声脆响中打开豆荚,抠出青豆籽,然后熟练地退去豆荚中那层薄如蝉翼的硬皮后,放进嘴里尽情咀嚼,那一刻,那股甜津津的豆荚香味,浸润过整个心肺,似乎连我们忙碌割草的整个假期都甜透了。

我已离开故乡多年,家里那头乳牛也早在多年前变卖了。现在每次回乡下,看到村里人家饲养的牛越来越少。那些曾经熟悉的牛槽和牛圈都消失了,更看不到推着独轮车奔走于山野间的割草少年。几年间,父亲也变老了很多。好几次我看见他静静地站立在曾经有过的牛槽前,似在回味着什么。那一瞬间,我再一次真切地回想起少年时代忙碌而有趣的割草岁月来,那丰茂的野草,那割草的少年,以及那脆生生的豆荚和绿意涌动的乡间田野,便出现在眼前。





我的乡村

鲁玉梅

五月里的端午节让我这拙手笨脚的媳妇显得些许尴尬。花布头、锦线儿、干艾叶在我眼中就是一堆毫无生命灵气的东西。难以想象这几样东西组合之后会有什么彩头,但我那瘦小且做活极其精干的婆婆用剪刀将花布头一剪,再用锦线一缝,里面填充上香味四溢的艾草,借用刘谦那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粉色的布头变成石榴花,白色的变成一只小白兔,它胸前还抱着一根黄黄的胡萝卜。我捧着那串变戏法一样变出来的香包,心里坏坏地揶揄道:看不出来的木匠盖大房。于是赶紧找了个小别针,把这串玲珑的小东西佩带在了儿子肩头的衣服上。做母亲的都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自己的儿子健健康康。村里人传说香包辟邪。几年上学的结果,便使我首先怀疑村里人许多的鬼神论还有诸多的穷讲究,于是婆婆说我是个牛皮哄哄的媳妇,我没有跟她申论一堆,却依旧故我,但端午为儿子佩带香包我却不敢错过。儿子对这一有悖于日常生活习惯的行为抱以热烈地回应。听话地将小胸脯挺给我,很有耐心的样子。给儿子佩带好,他就迫不及待地跟着他爷爷去折杨柳条。杨柳条插于屋廊下,那鲜鲜嫩嫩的绿叶使土黄色的农家小院立刻妖娆起来,这让干旱萦绕于头心的沉重稍稍减轻了些许。瘦小而精明的婆婆又拿出她的看家本领,擀了几张圆如十五月亮般的薄面饼切成面条,下锅煮成端午传统吃食凉面。我吃的相当满福,这



时老公捅了捅正吃得起兴的我说：啥时候你能做这样精彩的面条？心情立刻暗淡了下来。

乡下的男人好面子，这面子通常分两层；一层为里，一层为外。里是媳妇如果长的脸蛋是脸蛋，条儿是条儿，他就觉得有面子，媳妇不但要有野狐的脸，雪豹的身材，还要像母猪一样会生仔儿。外是好光阴，家里经济状况好、种一手好庄稼、养有几头牛，那就有面子。看来，我是不能给我家那位“挣”来足足的面子了。

我是很不幸的。不幸的原因就是妯娌很多，且妯娌们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她们漂亮的漂亮，丑的也是丑的很温柔的那种。凡是党家娶媳妇、看月子、盖房子行事时，不用像村里家户小的人家，求爷爷告奶奶地央求外族媳妇帮忙。党家行事情时，我的妯娌们已早早汇在一起，勒上护襟，套上套袖，揉碱发面地忙开了。大嫂是个典型的乡下女人，脸上笑咪咪的，对人很亲。她想法很多，但碍于自己慢手慢脚的能力，总以“手不到”来解释她误了的那些活，比如非常想养花，可养了一冬，也不见一片叶一朵花。二嫂真真是众妯娌中的翘楚，一双巧手能描金龙绣银凤，还能将家常饭食做得精彩纷呈。三嫂是赵传所唱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那种，一颗心全不为己，掰成两瓣，一瓣给了三哥，一瓣给了儿子强强。四嫂是招了婿在家的。曾听人说四哥强势的丈母娘老叹息自己如花的女儿惨烈兮兮地插

到一坨牛屎上了，对此我保留了意见。五嫂娘家是靠近镇上郊区的，所以时尚的风也常常吹到她，烫头发、抹口红再加上人本身长得不赖，还常常在蒸包子闲暇当儿，溜出厨房，慵懒地倚在墙上，惹得那些出出进进的男人为之侧目，恨不得漫上一段放荡烫心的“花儿”，跟她“号”（意为追求）上个“旦旦”（情人），去偷偷体味她的美好。老六便是我了。我一直沉浸在悔意中，后悔将自己打扮的邋邋不堪，而几个妯娌像商量好了一样，都穿了平日里很少穿的走人情的新衣服，一个个打扮得洋气的洋气，美丽的美丽。我想厨房里沾油沾面，好衣服免不了成油抹布，因此换了平日里劳动的衣服，没想到，我亲爱的妯娌们将这场集体劳动活动生生演变成展现美丽与智慧的竞技场，而我就是这场竞技赛中落败的灰不溜秋的那位，简直就是一只混在孔雀堆里的芦花鸡！

丁香花儿开了时，也是乡下男人纷纷出去打工的时日。家里有老人且身体硬朗的在家照顾家小，年轻的掌柜男人便领着媳妇一块出去打工。家里的牛羊让别人代牧，让牧人赶到远方草场，和主人一样渡过漫长的夏日。不同的是，牛羊去的是广阔无垠的草原，去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去吃带有酥油香味的牧草，去茫茫草地寻欢撒野，而主人要去高楼林立的水泥森林，白天干又脏又累的活，晚上和媳妇天各一方，白天能相见，夜晚不能同眠。牛羊比起它们的主人不知道要幸福多少倍。



那些家里杀掉老汉的或者是年轻两口子分出来单过的,媳妇就不能相随丈夫走南闯北去。院里绿油油的菜、笼里芦花鸡、圈里巴克夏猪、墙根的癞头狗、家里上学的娃娃都需要她一个人照顾。给娃娃做饭,喂了鸡和猪狗之后,这媳妇又匆匆拿一把铲到地里去除草。乡下的活,全不在显眼处且又鸡零狗碎的,完全不像工地的活那么单纯,所以人们白日里就像野马一样狂奔着做没完没了的活,晚上头一挨枕头便一觉睡到天亮。刚开始,想着男人走了,倒落了个枕旁清净,头一挨枕头天边就鱼肚白了,可等拔完草,身子闲下来时,便觉出一丝无滋无味的寂寞来,尤其到了下雨的晚上,地里的庄稼在雨水曼妙的歌声中疯长,窗内的媳妇守着娃娃,怎么也睡不着,直感到心里的那点寂寞就像夜里的庄稼一样地疯长。她在盼远方的男人尽早回来。回来了,她的心就不会像现在一样寂寞荒凉了。

日子就在媳妇们白日的念想和夜晚枕畔的凄清中像流水一样过去了。经过立夏、小满、芒种后,便是夏至。地里的庄稼要开花了。进城打工的男人们也知道现在是夏至,他们知道再过些日子,就会看见菜籽花一路开到天堂的模样,那模样令人激动而伤感。城市的阳光晒得瓷砖都想喊疼。而就在这个时候,村里来了放蜂的人。一个个蜂箱摆成一个四合院,蜜蜂于是忙着给花儿们“结婚”。“婚礼”很热闹,在一团蜜蜂的“嗡嗡”声中,花儿们吹着习习凉风谈着

恋爱。天空万里无云,连一向忧郁的养蜂人都感到愉快。

墙根的狗被阳光晒得有些昏头涨脑的。它们吐着红舌头,懒得连一点声音都发不出,看着可怜,我婆婆端了一盆水给狗喝,然后就领着我的儿子去巷道阴凉处纳凉做针线,与村里的婆们聊天去了。儿子成了她身上挂着的一串钥匙,她走到哪儿就带到哪里。我觉得自己和她之间有着天然的隔阂和尴尬,她像个坏人一样“俘虏”了我儿子,也许可能是因为我“俘虏”了她儿子。我对我们之间这种奇怪的关系遗憾,也觉得乡下这些不多言不多语的老太太们个个都是身怀三十六计,肚藏九十九转花花肠子的谋士。

巷道里除了穿叉叉裤的孩童、做针线聊天的媳妇和老太太们,就再也难见其他人。偶尔有一些骑着破单车,车上挂个扩音器,扩音器里怪腔怪调地喊着收头发,收乱头发,拔牙,补牙之类的那些探头探脑的外地男人。这让人很容易一下子联想到坏人,联想完后又马上安慰自己,说得了别想了,可还是怯怯地想着,现在可以保护自己的仅是家里那只昏头涨脑的狗了,又想起曾传外地专门有做人口贩子行当的,他们就像我们乡下骡马集市上的贩子,将偷来骗来的小孩当牲口卖到没儿没女穷山僻壤的人家中,于是我心口一惊,忙去河边寻我的孩子。

孩子就像个小野马,总不肯呆在一个地方,河里的小鱼和清凉像块磁石一样吸引着他。等我将拉着驴脸的小子赶



过那片林子时,看见一个老人用草帽盖着脸,躺在一棵大树底下睡着了。一头黑黝黝的牛,甩着尾巴,半闭眼反刍,守着那个睡觉的老人。小子看见老人就向我递来坏坏的笑容,我知道他要学《熊出没》里面的熊二踮着脚尖走过去吓唬他。看老人睡的那么舒坦,就阻止了小子。这小子自从开始穿裆裆裤后,他就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他总认为自己的想法该得到周围人(尤其是做妈妈的我)的重视乃之认可了,可多数都被我无视或者干脆就不采纳,所以他觉得我老是在唱他的反调,于是感到我老伤他的自尊了。虎着脸不跟我说话的当儿,是在心里思谋该怎样给他奶奶告我的状哩。

他奶奶也有心情好的时候,那多是老太太们回忆她们年轻时发生的故事。心情好时,她不端她那做婆婆的架子,放低身段领着我和儿子去浪地。地里的菜籽花要将天染黄一般疯狂地开着。婆婆指指二哥家的地又指指咱家的地说你二嫂人攒劲,连地也攒劲,她家的菜籽花苞比咱家的多两三层。而我管不了她话里话外的弦音,只一股脑地让眼前这盛大天堂般的景色迷得神叨叨的,没时间和心思去领会婆婆大人对我的教诲。走到一处麦田旁时,看见麦子上挂着小小的奶白色的一点东西,婆婆说看样子今年小麦收成好,麦花开的多。呵,

我才知道了这星星点点的小东西便是麦花了。当然我没有在婆婆面前惊讶于麦子也会开花,并且开一种不像花的花。她委婉地鞭策我成为二嫂一样优秀的媳妇,除了有一手将花儿草儿绣活的本事,还要将庄稼打理得活色生香起来,但事实上我一看见那些针头线脑就来瞌睡。介于我种种表现,婆婆立志要将我好好调教一番。

节气进入大暑。田地里原本占统治地位的金黄色慢慢让位于深绿色了。川水地区由于光照足,适合大型晚熟种类的菜籽。那些菜籽秆有一人多高,主茎粗如人的拇指。渐渐壮肥的籽实将枝干沉沉拉斜下去。劈开一莢菜籽,里头饱满碧绿的籽粒整齐地排列着,经过立秋后,它们将由碧绿变成赤红,再由赤红变成黑红。变成黑红的时候,也是出外打工的人们归家之时。

立秋后,村里的人们都一门心思地扑在抢收上。因为高原上的秋,正如一位多愁善感的少女之心,那温热绵长的秋雨会在一夜间偷空长了足足一夏的粮。男人与女人来不及诉一诉别离之苦,将全部心情花在了庄稼上。从寒露开始,雪花便随雨而来。经过严寒三九的村庄又猫在雪中静静等待一场迟来的春雨。当雨过山岗之后,清洗了尘土的村庄便又要焕然一新了。



老爷山

一夜更声到天明

彭忠富

周末携妻女回家省亲。晚饭后母亲说,你们难得回来一趟,今天就住在家里吧!母亲眼巴巴地望着我们,希望我们留下来。

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关键是妻,她在城里住惯了,不习惯乡村的生活。其实农村危房改造后,也没有什么顾虑的。乡村房间的格局和城里差不多,像母亲给我们预留的寝室,也带有卫生间,洗澡、上厕所都很方便。见妻子有些迟疑,我对女儿说:“月月,想不想留下来,晚上可以听青蛙叫,呱呱呱,那声音可好听呢。”十岁的月月一听就来了兴致,这孩子自小到大,在乡村没有住够一个月,对乡村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这正是观察自然的好机会呢。

见我们都有意留下来,妻也不好再坚持,于是就答应明天吃过午饭再走。这可把母亲高兴坏了,因为我们工作忙,平时也难得回家。有时候回来了,也急匆匆地走了,更不用说在家里住了。父亲也乐见其成,自从我大学毕业在城里安家以来,跟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也少了,见面也没有多少话说。说什么呢?毕竟是两个时代的人,父亲今年已经七十三岁了,足足大我三十七岁。

父亲在部队干了八年,入了党,就是没提干,回乡后当了一段时间的村民兵连长和生产队的副业队长,长期在村里务农,算是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但是父亲最骄傲的,就是他在部队时,亲耳聆听过雷锋同志的演讲。那时雷锋因为爱做好事,已经成了沈阳军区的典型,经常在各个基层连队巡回作报告,讲述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迹。雷锋也许没有想到,他的一次演讲,足足影响了父亲一辈子。父亲发誓自己今生也要像雷锋一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这可不是吹牛。当我跟妻女说父亲是村里公认的活雷锋时，她们都不相信，妻甚至有些嗤之以鼻：“就你爸那样子，其貌不扬，能跟雷锋比，你该不是骗人吧！”我说骗你干啥呢，只不过以前瞒着你罢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跟着父亲出去走一趟，看他是怎样做好事的。妻说好啊，她也想见识见识父亲这个活雷锋的伟大事迹。

到了晚上十一点半，安顿好女儿之后，我就对妻说：“注意啦，爸爸要出门了，你看看他带了哪些东西？”这时父亲穿上了一件厚外套，兜里装着一个充电手电筒，手里提着一面四五斤重的铜锣，还有一个锣锤。妻有些惊讶，她不解地对父亲说：“爸爸，夜深了，你这是干啥去？怎么像个更夫似的。”父亲乐呵呵地笑着说：“你可真有眼力！我在村里义务打更，干了十四年了，风霜雨雪从不间断。”说着，父亲就提着铜锣出了门，我们也小心地跟在了后面。

父亲是绕着院落间的道路在巡逻，每走五十米远左右，他就连打三声，然后朗声说道：“天干物燥，防火防盗！”响亮的铜锣声立刻引来一阵犬吠，此起彼伏，让黑黢黢的乡村之夜突然多了些生气，犹如一粒石子突然落在平静的湖面上，然后泛起阵阵涟漪。一阵冷风吹来，我们不由得缩紧了脖子。父亲这时叫我们回去，于是我们跟父亲打个招呼，就赶紧回来了。

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想到父亲还要巡逻一个多小时，我的心里不禁阵阵酸

楚。父亲年过古稀，村上今年已经找他谈过话，一是对父亲十四年如一日坚持义务打更表示感谢，二是劝父亲歇下来，因为村上成立了夜巡队，都是年富力强的民兵在轮流巡逻，父亲只要把经验传授给年轻人就行了。可是父亲脾气倔，他认准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他说爷爷很早就过世了，奶奶是个小脚女人，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有时候，家里根本就揭不开锅，全靠着周围的邻居接济，才勉强把三个孩子带大。知恩图报，父亲觉得应该回报乡亲们，再加上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没本事带领大家奔小康，义务打更还是能胜任的。村长没办法，也只好由他去了。

其实当初父亲选择打更的时候，母亲就非常反对，包括我们这些子女也都不同意。我记得那是一九九八年冬天，村里几户村民家，接连失盗，虽然是一些鸡鸭和腊肉，可村民们都非常气愤。在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商量对策的时候，大家争论了半天，也没有商量出个好办法。这时候，父亲站出来，他说自己出头，召集几个共产党员，每天晚上义务打更，为村民守夜。大家都非常高兴，觉得关键时刻还是共产党员管用。可是坚持了不到一个月，那些人就不干了，于是父亲就一个人坚持干了下来。

耳边又响起了父亲的锣声。

“天干物燥，防火防盗！”声音从窗外飘进来，听着父亲朗朗的声音，不由使我思索起人活着的意义。





人生如树

柳树像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的辫子长长。微风轻轻地吹，她弯下了腰，辫子随着风飘进了清清的小河里；微风停了，她的腰渐渐立起来了——第二年春天，孩子们用她的辫子，做了很多漂亮的草环。

每一个夜幕即将来临的时候，我都会踏着夕阳的余晖漫步在林荫小道上。独自一个人行走的时候，偶尔仰望灰蒙蒙的天空，抑或看着两旁的树，总会感慨良多。那些依然青翠的松，还有许多不知名字的树，都安然地静默在四季里，成了一道道风景线。树总无言，人却有感，我感悟到“人生如树！”

我总觉得，世上有多少种树，就会有多少种人生。

有的人说自己像松，越是严寒，生命便越是苍翠。这样的人，执著而不屈，百炼成钢，骨子里有历经世事而沉淀下来的挺拔与坚守。他可能是在白雪茫茫的贝加尔湖畔悠然牧羊的苏武，可能是在汨罗江边低低吟唱的屈子，也可能是在牛棚里安然喂牛的季羡林，也可能是在欧洲放飞心灵、只愿流浪的索

唐
加
文



尔仁尼琴。寒雪融入他们的身躯,成就了这般铮铮傲骨;烈火烧灼他们的灵魂,炼成了这般赤子丹心,这是松独有的气魄和精神。松的精神与人生在此得以诠释。

有的人说自己像枫,选择在悲凉的秋天里燃尽自己满腔的热血,即便做不成耀眼的太阳,也要做强大的火炬,温暖每一个可以看到它的人。当鲁迅在每一个昏暗的油灯陪伴下依然挥洒如椽之笔,号召人们起来反抗这封建吃人的世界时,他活出了枫的斗志;当圣女贞德被困在宗教法庭的铁笼里,依旧不忘指责教会的黑暗时,她活出了枫的悲壮;当王安石励精图治,想尽一切办法挽救国之颓势之时,他走出了枫的道路。

有的人说自己像杉,他们恍若生来就站得比别人高,看得比别人远,看似坚不可摧,可真的有狂风吹起的时候,浮于地表的根却无法让他们站得笔直。这样的人,就像是装在套子里的别里科夫,就像是《巴黎圣母院》中自私而虚伪的神父,就像是高老头那自私的女儿。他们外表光鲜,寒风一起,便不堪一击。

有的人说自己像梅,这样的人生,或许是最值得欣赏的吧。春天的时候它抽出新芽,一抹浅绿映衬初春的无限风景;在最繁盛的夏日里,它心如止水;在那最寒冷的日子里,它却突然绽放光芒,“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那是向命运抗争的最美的笑脸,那是百炼成钢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是失聪后的贝多芬,那是轮椅上的霍金,那是残疾

后的罗斯福。斯人如梅,不亦美哉!

童年时期,我曾依偎在爷爷温暖的怀里,听他给我讲很多历久弥新的童话故事。还记得有个故事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棵又高又大的苹果树,一个小男孩天天到树下来,他爬上去摘苹果吃,在树荫下睡觉。他爱苹果树,苹果树也爱和他一起玩耍。后来,小男孩长大了,不再天天来玩耍。一天他又来到树下,很伤心的样子。苹果树要和他一起玩,男孩说:不行,我不小了,不能再和你玩,我要玩具,可是没钱买。苹果树说:很遗憾,我也没钱,不过,把我所有的果子摘下来卖掉,你不就有钱了?男孩十分激动,他摘下所有的苹果,高高兴兴地走了。然后,男孩好久都没有来。苹果树很伤心。有一天,男孩终于来了,树兴奋地邀他一起玩。男孩说:不行,我没有时间,我要替家里干活呢,我们需要一幢房子,你能帮忙吗?苹果树说:我没有房子,不过你可以把我的树枝统统砍下来,拿去搭房子。于是男孩砍下所有的树枝,高高兴兴地运走去盖房子。看到男孩高兴树好快乐。此后,男孩又不来了。苹果树再次陷入了孤单和悲伤之中。一年夏天,男孩回来了,树太快乐了:来呀!孩子,来和我玩呀。男孩却说:我心情不好,一天天老了,我要扬帆出海,轻松一下,你能给我一艘船吗?苹果树说:把我的树干砍去,拿去做船吧!于是男孩砍下了她的树干,造了条船,然后驾船走了,很久都没有回来。许多年过去,男孩终于回来,苹果树说:对不



起,孩子,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了,我的苹果没了。男孩说:我的牙都掉了,吃不了苹果了。苹果树又说:我再没有树干,让你爬上来了。男孩说:我太老了,爬不动了。树说: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了,只剩下枯死下去的老根。男孩说: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感到累了,什么也不想要,只要一个休息的地方。好啊!老根是最适合坐下来休息的,来啊,坐下来和我一起休息吧!男孩坐下来,苹果树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这棵树就是我们的父母。小时候,我们喜欢和爸爸妈妈玩,长大后,我们就离开他们,只在需要什么东西或者遇到麻烦的时候,才回到他们身边。无论如何,父母永远都在那儿,倾其所有使你快乐。你可能认为这个男孩对树很残酷,但这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对待父母的方式。

每个人都是一棵树,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要做什么样的树。

舒婷说她要做一棵木棉树,与所爱的人并肩分担风雨;陆游说他要做一株梅,一株筋骨遒劲、历经沧桑的老梅,纵使瘦骨嶙峋,也要在雪中飘出香气来;徐志摩的梦在康河,他愿做康河的水草;安妮宝贝的心里是有水的波光,她愿做一株莲花。

那么我呢,我要做什么呢?

我愿是庭中的一棵梧桐,看李煜的悲愁,叹易安的离思;我愿是风中的一株海棠,绽放在母亲走过的路旁,送她一抹亮丽的色彩;我愿是大漠里的一处荆棘,执拗着书写生命绝不服输、任凭绝地也要对抗命运的铿锵乐章。

人生如树!



梨花情

春
霸

我与梨花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在老家十几平方的院子里就栽着一棵老梨树。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老梨树枝叶盛茂,搭屋遮墙。春天,花香蜂舞;夏天,果涩叶绿;秋天,鸭梨飘香;冬天,玉骨冰肌。在这梨树下熏陶长大的我,总是与其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深情。

又是一个梨花盛开的季节。受朋友之邀来宁阳赏梨花,刚刚走到葛石镇,在打开车窗的一瞬间,凭着我对梨花的特殊情感,就闻到了微风中飘逸着淡淡的梨花香。

“呵!快看,好大的梨花山啊!”坐在前排的老梁突然弯腰站起来高呼。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晨雾萦绕的神童山上,一坡白花花的梨树在丝丝缕缕悠荡的晨雾映衬下,犹如一幅色彩朦胧的油画,在微风中缓缓流淌。

随着车轮的加速,伴随而来的花香由淡渐浓。浓浓花香沁人心脾,像是一种清新剂,让人感到神清气爽。

走过起伏蜿蜒的山路,车在梨花山庄终于停下。

爬上山坡,满树芬芳,千姿百态,暗香萦绕。袅袅晨雾,也在



缓缓升腾。它漫过山坡,漫过小溪,漫过游客的脸颊,轻拂着朵朵洁白如雪的梨花。

漫步于蜿蜒小道,走进花的海洋。怒放的花儿一簇簇,一层层,好似皑皑白雪挂满枝头,洁白耀眼。细细观赏这一树,很美;再看看那一树,更美。一树一树的梨花,在晨雾的笼罩下,晶莹剔透,娇艳欲滴。

有些花瓣,已被早醒的幼果拱得极不情愿地落下来。在春曲的伴舞下,顺着柔风熙熙的林间轻轻飞舞,零星地落在地上,呼应着枝头的灿烂美丽。

赶早的蜜蜂轻盈地扇动薄羽,在花丛中穿来穿去;白色的蝴蝶翩翩起舞,时而停在花瓣上和朵朵梨花亲吻、调侃着。远处,鸟儿的鸣叫,虫儿的呢喃,隐隐传来,此起彼伏。

我和几个朋友翻过一个山头,欣赏着满坡的美景。在一块断石悬崖夹缝中,一棵苍劲有力的梨树吸引了我的目光。满树头的梨花似云朵,在温和的晨光笼罩下溢光流彩,洁白晶莹。我真想爬近欣赏,可是环视四周,没有可通的路,只能远远地凝视着……

思绪随风荡漾,灵魂回到故乡。苍劲的梨树上,满枝头的梨花不正像奶奶满头的银发吗?

小时候,奶奶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枝叶茂盛的老梨树。每到夏天,奶奶都会拿着小板凳,坐在老梨树下,“嗡嗡”地纺着棉花,等待着放学归来的孙子们。那满头银发,也随着纺车的颤抖而轻轻飞扬。

树上不时地飘下花瓣,落在奶奶的

肩膀上、银发上,奶奶浑然不觉。瘦弱的身影依旧忙碌着,手里熟练地纺着棉花。身旁炉灶上的蒸锅里冒着热气,散发出诱人的醇香。那是奶奶为我们做的我们最爱吃的梨花蛋糕。

当我们放学后一个个雀跃地跑回家时,奶奶才停下手里的活,为我们端上准备好的饭菜。她总是坐在一边,为每个孙子不停地夹着菜。看着一桌狼吞虎咽的孙子,奶奶脸上挂着满足而欣慰的笑容,眼里带着疼爱与慈祥。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开满梨花的家,忘不了在梨树下等我们归家的奶奶。

当年我和哥哥要远去求学时,清贫的家里实在拿不出可以让我们吃一个星期的东西。奶奶就用梨花和盐腌成咸菜,结结实实地摞满一瓶又一瓶,让我和哥哥带着。身在外地求学的我们,吃着奶奶亲手做的梨花咸菜,谁也没有忘记过奶奶和开满梨花的老院子。

每当星期六,我和哥哥归心似箭。其实,奶奶更是盼孙回家心切,早早地为我们做好最爱吃的梨花香羹。然后她老人家拄着拐杖,来到门前流着溪水的小桥上,撩手搭罩眺望,盼望着我们的身影。她那满头的银发在风中轻轻飘起,瘦弱的身影显得更加单薄。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的时节,是奶奶最忙碌的日子,也是奶奶最开心的时光。她把树上结的最甜、最大、最脆的金黄色鸭梨一个个摘下、藏好,留给我们吃。而她自己却不舍得吃一个。我家的梨,酸甜适中,清香绵长,脆而不腻。当我们假期归来时,奶奶总是忙着取出储藏的鸭梨,洗好,端来。坐在一边笑咪咪



地看着我们,吃的个个肚儿溜圆。她总是默默地望着院里的老梨树,盼望明年早日发芽、开花、结果……

奶奶就是用梨花般的纯洁心灵,哺育了我们。送我们走出大山,走出那个开满梨花的小院,走进了陌生的城市。

然而,她老人家却在一个寒冷透骨的冬天,在那栽着老梨树的院子里走了。奶奶走时,虽然没有梨花为她送行。但是,漫天的雪花飘飘洒洒,纷纷扬扬,挂满梨树,洒满小院。像是专程赶来为奶奶送行。

“回去了,回去了。”正当我思忆奶奶的时候,被老梁的一声叫喊打断了,

急忙收回思绪。原来我们的赏花到此结束了。

此时,神童山上薄雾渐稀,东方的云彩沸腾了,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整座梨山在阳光的映照下更加璀璨夺目。满山的梨树,也尽情舒展着身上的每一片花瓣,朵朵梨花,争奇斗艳,微风吹来,四溢飘香,醉人心房。

回到车里,当我再次深情地凝望着这满山的梨花时,似乎看见了奶奶拄着拐杖,从梨花深处姗姗走来……心里一阵难过,眼睛有些潮湿。暗自下决心,回去一定要回一趟老家,看看那棵老梨树,缅怀那份梨花情。

征稿启事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团结拼搏,共创未来的感人事迹,决定开设民族团结进步专栏,现向县内外作者隆重征稿。

稿件要求:散文、报告文学、诗歌、戏曲均可。要求思想积极健康,作者文责自负。

投稿邮箱:dalys2008@163.com yanmai861016@126.com

咨询电话:0971-2722132

作品须注明作者真实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

由于本刊编辑部人力有限,来稿一律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若三个月内未接到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本刊编辑部



诗五首

诗五首

张 正

中 午

早晨8点半,我骑在电动马上开始摇晃
12点,就靠在马腿上休息

明亮的中午哗哗作响
我手里提着一袋馍馍赶回家去
要养活小千和我自己

把一天分为两半的中午啊我每天路过你
就像路过那个我不能去爱的女人
我们没有相遇
也就无所谓分离

呜呜呜

因为作业这个鬼东西
小千哭了
她边哭边说:你们为什么要给我买玩具
呜呜呜呜呜
我不想要我的玩具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呜呜呜呜呜
因为我根本就不会玩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呜呜呜呜呜呜
我连一根铅笔也不想要呜呜呜呜呜呜
呜呜呜呜呜呜
我连摩西(小千8个月大的弟弟)都不
如呜呜呜呜

我一点用也没有,我什么都不会呜呜呜
呜呜呜呜呜
我什么能力也没有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呜呜呜呜呜呜
神为什么要创造我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呜呜呜呜呜呜
为什么不把我留在天上当天使呜呜呜
呜呜呜呜呜呜
我什么用也没有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呜呜呜呜呜呜
我什么也不会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呜呜呜呜呜呜
就像一棵风中的小草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呜呜呜呜呜呜
天使为什么不拿着遥控器一直把我遥
控到高兴上鸣
神为什么要让我到世界上来啊呜呜呜
呜呜呜呜呜呜
……我和妻子一直安静地听着

陌生人

从前有一个陌生人
时间和道路也不认识他
他刚刚离开的房间空荡荡的
忍受着一种莫名的空虚
墙上的挂钟变得犹豫不决
找不到下一刻的时间
传入他耳中的音乐缩紧了每一个音符
仿佛就要进入它们一直未能企及的空间

那些下班回家的人在路上看见
这个陌生人在街头行走
就在熟悉的街道上迷了路



而在家等待他们的母亲和妻子
忽然想不起来他们的面孔
仿佛她们谁也不再等待
从来就是孤身一人

名 字

我是山坡上那些尖草的儿子
是没开灯的窗口和门缝的儿子
是乌鸦飞过的那一片天空的儿子
是绿玻璃瓶反光的儿子
是没有窗户的高墙的儿子
是杨树叶剧烈抖动的儿子
是我站的这一片空地的儿子
哦,当天黑下来我终于放弃那些名字
躺在床上的时候
谁马上就穿上了我的鞋
并且感觉到它所走过的
那些黑暗的地方
我还没有发出的喊叫

三角花园

我一年 50 次路过长江路口的三角花园
大部分时候纯粹是盲目的闲逛
有时自来水车停在路边给花园里无节
制的浇水
刚打了花蕾的小菊花僵硬地歪斜着身体
有一种生涩的愤怒,像狂犬病的狗无法
拐弯一样
笔直地挺着,在西宁白色的上午努力反光
那是一种很尖的上午



人们用扁平的目光彼此躲闪着
猫一样绕过三角花园的尖角

后来水越灌越多
太阳的反光几乎把水面压成了很硬的
黑色
菊花们完全淹没在下面
在黑而明亮的水底微微悬浮着
好像站在了世界的另一面
一个不能被认出来的地方
那时候它们感受到一种奇怪的否定
仿佛正在经历的是它们的未来

有时一直是干燥的秋季
没有被孩子们摘掉的菊花上面落满了
灰尘
它们呆滞的站立着
在模糊的阳光里度过了漫长而又昏黄
的下午
那些黄色的,正在变暗的花瓣
在阳光里微微颤动着
那是一种好像马上就要消失的颤动
仿佛它们正在慢慢上升
进入一个“不在”的空间
那孕育了它们的虚无

● 时间笔记:短章十二首

洛嘉才让

日子深处

日子深处 我是一张奋力撑开的网

时间笔记：短章十二首

无力兜住那些曼妙的时光

日子深处 我是一面隐去表情的脸谱
躲在丛林般茂密的楼中

窥探记忆的碎片 像鬼火般
游弋

再沉下去

音乐漫过——
感觉像一泊清澈的湖
沉下去 再沉下去

我是沉在湖底的一粒沙

(剩余的时间里)
努力让自己生动起来

时间的稻草

时间的稻草
天天炽晒在太阳底下

会不会有一天突然起火

让这双感悟美的眼睛
提前关闭

梦见雨水

几幢突兀的楼在黄昏中淫笑。

风筝撑向高处，

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
在阳光中奔跑

广场被荒草点缀，冬日苍白、疲惫

树上的枝杈稀稀疏疏正梦见雨水
和一把春天的剪刀

十二月的枝杈

首先是冬季的鸟们
感觉到翅膀异常沉重
阳光被挡住，雪铺天盖地

然后是这些鸟伏在
十二月的枝杈

道路右边或左边
疾行的汽车
把时间长长的影子

碾进雪里

西宁又雪

大雪之前，喜鹊已蹲在树上
吟诵起内心的史诗

十个太阳还隐伏在东方的鱼肚里

惊蛰这天
人们依旧在机器的轰鸣中
无暇抬头望望天空。

雪就白茫茫下了一地



风在疾行

风在疾行。

水泥森林中扑闪着夜的眼睛
成片的星光落下
堆积在大地安静的心脏

这一夜

这一夜
一只鹿徜徉在星河
她的孤独
跟她的瑰丽一样飘逸且悠长

骑马西行

骑马西行
把风暴留给黑夜
把梦留给牧羊的妹妹
把烧旺的炉灶留给最小的儿子

一头豹子

豹皮在阳光下
一闪
一头生活中的豹
恰好越过正午的窗棂

秋的天

秋天在山上
在岸上,在空旷的夜里



在布谷的鸣叫中
在每一片金甲的树叶上复活

生活忽明忽暗

在镜中,让自己裸露

让裸露的部分流进洗脸池
点燃一根烟,一株罂粟
在这片炫丽的色彩中消沉

烟头在黑暗中忽明忽暗,焦油无声地
侵入肺部 给人致命一击
暗示现实中的行走
有时晴天,有时急风,有时阴雨绵绵

最后被湿漉漉地弃在地上
像一枚被抽尽膏脂的
烟——蒂,死在一小片污泥中

● 马莲花开放的春天(外二首)

聂文虎

沉淀一个冬天的心事
揉在绿色的水上
荡开的涟漪
泛出片片白云
才吐新绿的原野
便站满了
摇曳故国风情的马莲花

南来的候鸟

青海腹地

怀着久违的相思
在深深浅浅的水草里
顾盼远方捎来的信息

我的等待
在遥望天际幸福的期许中
成为春天里独特的风景
与开放的马莲花
静静地守候着季节
我知道
生命轮回中
总有不可及的距离
让我们凝结泪滴
演绎生命最美的故事

马莲花开放的春天
生命的温馨
让如水似歌的年华
在永恒的期待中
装满跋涉的行囊
芬芳了整个世界

风 语

枯黄的草原
已经淡漠了绿色的记忆
干枯的格桑梅朵
在太阳下
随风摇曳
不再丰满妖艳的躯体
流窜的黄沙
似乎要掩盖
曾经的繁华与荣耀
大地一片苍茫

一只孤独的鹰
与一头落荒的狼
相逢在峡谷
为了一只死去的乌鸦
谁也不肯离去

戏 子

生命自开始之初
便站在自己的舞台上
主角配角变换出场
演绎相同的人生不同的经历
想表达完美的主题
却始终演绎不了自己
关键时刻
总忘记最精彩的台词
生命周而复始
往事却随着
剧目体裁和风格的不同
频频闪亮登场
所有的故事
只有一首主题歌
谢幕的掌声中
依旧寻觅着自己
永远也无法把握的
人生主题

青海腹地

张永平

四千米之上。切割天空的是苍鹰刀一
样的翅膀



还有狂跳不止的心脏。布满血丝的大
眼睛
在草地上寻找既是虫又是草的原住民
你可曾看到黄沙漫过了帐篷的脚印？
西部的蛮荒被一只嘎拉鸡看到
青海腹地的雄浑被一只旱獭觉察
行色匆匆的旅人什么也没有带走
机器把干净的风和阳光绞碎
没有打搅到远处的牧歌和青紫色的笑靥
雪山寂寥。天空湛蓝。河流如画卷铺展
终生和牛羊为伴的人啊
今夜你在何处安睡？谁是你长夜漫漫
的伴侣
旅人，你又在何处安营扎寨
艰难地咀嚼和喘息。还自诩穿越时空？
逐渐抵达青海腹地是你的内心

二

荒芜浸满山坡。牛羊下来之后的景象
牧人唏嘘。被一只苍鹰和狼觊觎良久
草原一带的罡风撕破了梦境中的幻想
亦吹散了堆砌已久的青海高原的须发
整整一个冬季的干燥夹杂冰冷的内心
他们无处藏身。险象环生。壁垒生硬
炉火渐渐化为灰烬如同生命走向灭绝
滋润世间万物的雪花啊藏匿何处孕育
竟使牧人和牛羊迅即消散如雨后霓裳
腹地之上烟尘迷漫如昨夜。逼人心魄
中心广场内外歌舞响起缓缓飘向大荒
安逸的旅人也未能察觉温度稍稍升高
中南一带阴霾向北如回家过年之心切
青海腹地的极致景象挡不住春的脚步



虚设的句子(组诗)

梁永周

虚设的句子

拼接年轻的句子，遮掩皱纹
假设，画在头顶雁鸽的翅膀上
冠冕堂皇，把每个标点
都喂得发福

再也不会写到
黑夜、冬天、还有白天的树荫
虚设的故事里
走不出，一个梦的长度

以裂缝的名义

以裂缝的名义，逗笑上天
逗笑施工队、泥瓦匠、还有房地产商
夸奖一辆打蜡的法拉利
还有挎着 LV 的细胳膊
我以裂缝的名义，揭开了
罪责的皱纹

水到渠成，这都是养家糊口的借口
装扮的白灰，没留一点污渍
只不过是这验房、收房的上帝
打了个罪恶的哈欠
给予了这条裂缝一个乳名

菊花以南

这阴笑的风再次得逞

稿纸上的白天与黑夜

把菊花香送入轮回
她舔过的所有季节都开始夹进回忆
折叠,每个孕育的日子

遇上你是邂逅感伤
采菊东篱不过是仕途不遇
初夜,东风挂在巷口
油纸伞吻过旧窗花边
鼾声震碎想念的瓷瓶

又涉及北方,还有北方的雪
假设的借口,梦里梦外
一簇泣血的红梅

第三章节

直接了当的把情绪摆上餐桌
戳开几个窟窿,把感伤、愤怒放出来
又将快乐、喜悦填进去

第一个章节的叙述已经结束
无意走到第二个山坡
企图一股风的驾驭

第三个章节就来了
我,没有断章取义
只留一些省略在哪里
冒着气泡
哦,海里的鱼
还活着

爱上诗歌的人

句子长出绿叶,开出红花

一片荫,一缕香
原谅夏天,爱上冬夜,还有一个标点
给字眼梳妆打扮

掏空心思,把所有秘密
讲给世俗听
总是懂你的每个蹙眉
把心事当作范例,送给
同病相怜

废墟里一片火焰,养一朵百合
热烈里,有一滴水
能够熄灭怀疑里
所有活着的怒火

● 稿纸上的白天与黑夜

乔 纳

无意间翻开一幕
稿纸上的黑夜
时常过分的睡眠
使我时常感到羞耻
常日里每每一副
无所事事的样子
憨态可掬的睡姿分秒钟
即可达到深度睡眠
我也曾怀疑这类人
是否真正地存在过
有时你不说他不明白
你说了他会装糊涂
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形
总会使人亲身感受到
一种全新的无可奈何



只身放下一颗矜持的心
留给黑夜渴望远方的心
依旧无悔看花开花落
几番轮回仿佛雏菊的春天
在月光下纷飞
除了多情的星星
唯独雨雪互相随
独上塞北冷情愁
望紫日东升西落
西风雪月映天台
春去寒来又一年

每逢我都会为生活
做一次阶段性的草稿
为自己做一次简单的梳理
我时常来不及给自己放假
时常会在黑夜里睡不着白天的觉
每一个思想者都是生活的驼背者
他们为了生活每每总是弯腰驼背
睡觉时时常蜷缩着身体
时常会忘记舒展精神世界
他们总是说得少只是默默做了不少

实际关于白天与黑夜的草稿
我常常不安于键盘上敲击的文字
总想手脚并用去抒写诗歌的天空之城
如果手脚并用的写作方式可以合理运用
我多想以稳健的步伐脚踏实地在无言
的稿纸上
描绘出一幅幅无声的开始或者结束的
宿命



春天断想

马录平

1

千峰万壑的冬天过去后,春风吹拂的大地,就铺开一地花团锦簇的诗意。

我想和造物主谈心,说出我内心的风景;我想和玫瑰谈心,说出我心底的爱情;我想和夜晚谈心,说出我心头的月亮;我想和生活谈心,说出一本书的内容。

哦,春天的世界是沸腾的世界,春天的身影是一个时代的身影。

2

春天的乡村,命运的泥土等着万物。

犁铧的锋刃,做着春种秋熟的梦;阳光的庙宇,藏着风调雨顺的玄机。

风和日丽,一个多么美好的词汇,被春雨的嘴唇说出,就是大地在上升。

春暖花开,一个童话中诞生的词汇,被明眸皓齿的白雪公主说出,就是人间福音。

看吧,乡村的春天,连燕子的呢喃都披满了春泥的清芬。

3

一个春天就是一幅广阔的画卷。

而世界在其间,就像婴儿重回母亲的子宫。

希望、希望。希望,是春天献给人们的一束花。

心境

捧着它,天高地阔,任何人都能到达自己心中要去的地方,任何人都能回到灵魂的故乡。

4

快乐挡不住,是因为人心有春天。

在春天,有人作诗,为春天放歌;有人喝酒,为人生助兴;有人做爱,与春天发生关系;有人熬夜,为明天拼搏……

春天,若以水为镜,你是花朵的美人;若以高山为镜,你是天空的雄鹰;若以自己为镜,则有绚烂与极致。

春天是四季更迭中,引领时代风尚的女神!

● 心境(外一首)

马富玮

十二月 青海的风以最热烈的姿态
从袖口进入我的躯体肆无忌惮
携带着裸体荒原的气息雪山的气息
穿过胸膛触摸狭窄空间跳动的肺叶

高原 我的灵魂在风中微微颤抖
一匹孤寂的马在草原独自行走
沿着河流的走向寻找你的家园
那些日夜忙碌的鸟群日渐疏远
厚重的白云裹住山的顶峰
那个让我铭记一世的人走在雪中
长长的影子悬挂我的今生和来世
沉思者置身在群峰的侧面

心事重重 那些鼯鼠在雪被下冬眠
日子在雪天交相辉映
在大地的诗篇中抖落萧瑟的词语

丁香花在夜晚开放

夜晚是你抿嘴时的微笑
我用手捧起盛满星光的清水
一滴一滴的装进高脚杯中
散乱的诗稿与时光堆积在屋内
多情的翅膀在月光的柔情中摆动
带给我们更多久违的回忆
庭院的正中 你种植的丁香花
何时悄悄地含苞怒放
散发出他们体内固有的香醇
今夜你是我唯一的执着
微风中 哼着长调燃烧我的缠绵

爱人 在大西北的星空下
我没有睡意 用全部精力
去寻找五瓣的丁香花
请你相信我对爱的诚意
那些白雪般的花朵覆盖住
一年又一年的寂寞和倦意

今夜 邻居的狗已安然入睡
周围寂静 听不到一丝的声音
想到你 如置身在最幸福的花园
宁愿忘记自己的过去和所有
在落地的花瓣中与你依偎相拥
我什么都不要 在这个日子
只钟情于花朵间的呢喃



圣洁的天堂

桥头小学
六年级(7)班
邹雨桐



早就听说九寨沟的秋景美丽得无以伦比,可一直没有机会去一饱眼福。去年的一天,我们一家人终于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一进沟,我们便乘上景点观光车,首先去了犀牛海。路上,我望着窗外,眼神渐渐由目光散漫变成了目不转睛。天哪!路旁的树,山上的树,有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红的似锦、黄的似阳、绿的似草……尤其是红色,我从来没有见过满树红叶,好似一大团燃烧的火焰,会温暖我的心灵。

当我从遐想中回过神来,车外的树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芦苇海。在海子(九寨沟把大大小小的湖称为海子)上,大片大片金黄的芦苇随风舞蹈。秋天的芦苇是灿烂的金色,夏天呢?也许是草原般可爱的绿色。我很喜欢这亮亮的金黄色,也喜欢这温暖的景色。

一路上,我们饱览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海子。我看到了五花海、五彩池、长海、孔雀海……我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九寨沟是人间仙境吗?是仙女们用她们的魔法使水变得那样宁静吗?水不能说“漂亮”,也不能说“好看”,而是“纯洁”。如果这水是一个人,我便一眼就能看透她的内心。因为这水简直就是透明的。能从水面清楚地看见水底的枯树枝,甚至枯树枝上的纹路。水的颜色,简直是鬼斧神工之妙:湖蓝色、纯蓝色、深蓝色、浅蓝色……这些“蓝色”

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哎呀呀,怎么会有这么多层出不穷的蓝颜色呀!她们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越发显得朦胧和梦幻,我醉了,深深地醉了。

如果九寨沟的湖是含情脉脉的少女,那么九寨沟的瀑布就是威武的男子。珍珠滩瀑布蜿蜒蜿蜒而下,和诺日朗瀑布又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珍珠滩瀑



老爷爷山



布是轻轻慢慢的男低音,诺日朗瀑布便是雄浑厚实的男高音。瀑布从高空直泻而下,真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气势。站在瀑布之下,我真切地听到哗哗水声,真切地看到一泻千里的瀑布,真切地感受到水滴打在脸上的凉意。那一刻,我感到心胸变得无比宽广。是啊,跟这瀑布比起来,我那些鸡毛蒜皮的烦心事算得了什么呢?我豁然开朗,感觉心窗被忽地打开了——这辈子没有过的轻松。

我们悠悠忽忽地漫游了一天,直至夕阳亲吻着九寨沟时,才依依不舍地踏上了归程。九寨沟,你是我心中圣洁的天堂!

指导教师:赵 艳

短文两则

桥头小学 五年级(2)班 石静茹

小猫和小狗

我家邻居养了一只小猫和小狗。小狗很勤劳,而小猫却很懒惰。

有一天,小狗对小猫说:“你真懒惰,什么事都不干,就知道睡大觉。”小猫听了小狗的话,非常生气。它下定决心学好本领,让小狗看看,于是,小猫来到了动物王国学本领。

小猫先来到了鹿阿姨的卖衣店学卖衣服。鹿阿姨让小猫把各式各样的衣服分类挂在衣架上,小猫手忙脚乱地把衣服乱七八糟的挂在了上面,鹿阿姨很

生气,小猫看着鹿阿姨气势汹汹的样子,它离开了鹿阿姨的卖衣店。

小猫又向鼯鼠学习挖洞。可是小猫没学几天就把爪子弄破了,满身脏兮兮的,它觉得挖洞太辛苦了,小猫又放弃了。

小猫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地回到了家。小狗看到了,得意洋洋地说:“你出去学本领这么长时间,却什么本领也没学到。”这时,不知从哪里窜出了一只老鼠,小猫眼前一亮向老鼠猛扑过去。几天来,它抓住了几只十分胆大的老鼠,老鼠们再也不来了。主人越来越喜欢小猫了。傲慢的小狗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小猫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天生的本领,如果去学习一些不适合自己的“本领”,那就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了。

我变成了小鸟

有一天,我去上学,发现我的周围全是白云和蝴蝶,没有一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我变成了一只小鸟在空中飞来飞去。我飞啊飞啊,来到了一片树林,可是这片树林没有一只小鸟,我正想飞出这片树林,只听远处传来一阵枪声,我赶忙往远处飞去。这时,一群小鸟都来救我,我被感动了,我和他们一起飞,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枪声,接着就是一声惨叫声,只见一只小鸟从天而降,我拼命向前飞去来排除我心里的恐慌。这个时候,我是多么想去把那个打死小鸟



的猎人杀了，可我实在是太没用了，我只能向前飞去。最后，只有我和几只小鸟逃过了鬼门关，就在这时，那个猎人又追了上来，我吓坏了。

啊——我被吓醒了。这时我才发现，我不是小鸟，我是在做梦。这是一个漫长的梦，一个美好又可怕的梦啊！

指导教师：祁春丽

学会撑起一把伞

大通七中 高二(5)班 刘世琴

野林中的草菇在阴雨天为小虫子撑起伞，门前的老杨柳为孩童遮挡夏日的炎热，池中的水草为鱼儿提供安身的住所……万物尚且为别人撑起了一把伞，更何况是我们人呢？

居里夫人，一个被人们常提起的美丽女性，她和平凡人一样，也想要度过美好的青春，也想要营造幸福的生活，也想要只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平凡。但是她为了报答社会，为了给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几十年如一日，在沉重的矿渣中度过了自己的美好年华，最终提炼出了镭。她撑起的一把伞，让自己变得更美丽。

人生中总有起起落落，天灾人祸总是难以预料。汶川地震死伤了数以万计的国人。他虽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老人，但在他自己的生活难以保障的时刻，他为灾民撑起了一把伞。他将自己收废品积攒的几十块钱捐了出去，别人问起时他说：“我有手有脚，可以的！”老

人没有留下名字就离开了。他撑起的一把伞，让自己、让别人变得更坚强。

人们常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确，每个人都有缺点。当然，追求完美是每个人的心中所想。曾经有个小男孩的朋友在战争中受伤了，医生需要补血，可医生中没有一个人的血型符合那名伤者。这个小男孩在炮火的惊吓之余举起了小手说：“抽我的血吧，他是我的朋友。”他就这样救了受伤的朋友，抽血时他幼稚的小眼睛闪烁着问医生：“我还能活多久？”医生一怔。小小的他当决定要输血时竟抱着牺牲自己的态度，着实令人敬佩。小男孩想替朋友撑起一把生命伞，却不惜牺牲自己。小小年纪撑起的一把伞，让自己变得更完美。

无论是众人皆知的居里夫人，还是贫穷的流浪老人；无论是懵懂无知的小男孩，还是习以为常的野花野草，他们都撑起了一把爱之伞，同时自己也得到了别人领悟不到的满足和快乐。

撑起一把伞，世界更明亮，生命更有意义，也会使自己更美丽，更坚强，更完美！

指导教师：陈生玉

人间仙境

——察汗河

桥头小学 五年级(2)班 祁翔

风起云涌、潮涨潮落、奇花异木、高山深谷……大自然就像一位魔术师，它



老爷爷山

的杰作,常常令人惊叹与震撼!我的家乡有一处美景,它就是被人们称为“高原张家界”的人间仙境——察汗河。

察汗河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宝库峡中。察汗河以奇峰怪石、帘帘飞瀑、杜鹃花海而闻名于省内外。这里,每年六七月份的时节那可真是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呀!此时,数不胜数的小蜜蜂也会带着采蜜的小桶飞舞而来。古诗说的好:“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不,蜜蜂的好朋友蝴蝶和小鸟也来凑热闹,它们手牵手、肩并肩在杜鹃花丛中来回传播花粉、采蜜,好一派青峰翠谷,蜂蝶纷飞的热闹景象。

察汗河的最奇特之处就是那数不清的奇峰怪石,目之所及者,定会赞不绝口。因为它太奇特了!有唐僧师徒四人的西天取经峰,你瞧,此刻他们师徒四人正俯身注视着山下的游人们,那慈眉善目的姿态,好像在时刻护佑着这芸芸众生。有的山峰像孔雀开屏、有的石崖似骏马奔腾,还有的峰峦像天女散花,真是千姿百态、美妙绝伦。走在幽暗狭窄的山峡中,仰望那一座座灌木丛生、野花遍布的奇峰怪石,使人流连忘返。

察汗河除了最具特色的奇峰怪石外,帘帘飞瀑和杜鹃花海也让人叹为观止。在幽深的峡谷中,清澈的溪流从陡峭的石崖上直泻而下,形成一道道银白色的瀑布,更增添了察汗河的无穷魅力。至于杜鹃花海,单就看那些流连于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海,手端各式相机频频拍摄的成千上万的八方游客,你就能感受到姹紫嫣红的杜鹃花给每一位游

人留下了怎样美好而难忘的回忆!

啊,察汗河,你真无愧为人间仙境!

指导教师:祁春丽

被忽视的亲情

大通二中 七年级(10)班 马思莹

晚饭过后,凡凡一家都坐在电视机前各干各的,显得忙忙碌碌:凡凡在看动画片,他的妈妈坐在沙发上玩手机游戏,他的爸爸在沙发的另一边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看最新的篮球比赛。凡凡的奶奶很久以前就离开人世了,凡凡没有奶奶,但有爷爷。此时的爷爷正坐在沙发的角落里,盼望着自己的儿子、孙子能和自己说说话。

爷爷见儿子、孙子都不和自己说话,心里很难受。不一会儿,凡凡跑了过来。爷爷以为小孙子是想和自己玩了,便抱起了他,可凡凡却挣开了爷爷的怀抱,说爷爷我渴了,我要喝水。爷爷摸了摸凡凡的小脑瓜,倒了一杯水给他,刚想孙子终于能和自己聊聊天了,却见他接过水杯又跑去看动画片了。

没办法,爷爷只好对凡凡爸说,儿子呀,最近工作忙吗?儿子说,爸,不忙,你快去休息吧,我还要看球赛呢!爷爷无奈,又对凡凡妈说,最近单位事情多吗?她也回答,说一点也不多,爸,我这儿玩游戏呢。

老人见儿子儿媳都不太搭理自己,



便去找凡凡,小孙子天真地叫爷爷也来看动画片,可爷爷看了没一会儿,便觉得头晕眼花,无奈之下只好回房睡觉,进门前还摇了摇头,说要是老伴还在就好了。可大家却连头也没抬一下。

是啊,生活中像爷爷这样处境的人很多,有人说这是智能产品害的,可如果我们没有它们,如今的生活还能方便吗?所以,我们可以适当地用高科技来放松一下身心,但也不要忽视和放松了亲情友情。

指导教师:柴兆梅

也说坚强

大通七中 高二(1)班 冶金艳

风侵雪扰威严挺立,那是坚强;乘风破浪搏击长空,那是坚强;临寒不惧悄然傲放,那是坚强;镇定自若四季常青,那是坚强;夹缝求生毅然成长,那是坚强;隐忍疼痛破茧成蝶,那也是坚强。

可还记得《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的,他是一位遭受了腐刑的人,可他却没有忘记坚强,难道他不痛吗?难道他不知羞耻吗?不是的,只因为他忍受了身体的折磨,世人的嘲讽,由此他才坚强的活了下来,完成了伟大著作《史记》。

耳畔响起美妙的交响曲时,你可否还记得他——贝多芬。一个聋子,他的世界没有声音,甚至没有噪音,那是一个安静的世界。可这对于一个热爱音乐的人而言无疑是最大的打击,他听不到琴键敲出的音律,他听不到人们歌唱的妙音。可是,他却没有放弃,他顽强的

坚守了自己的梦想,在音乐的道路上谱奏出属于自己的凯歌。

小时候的我,是一个爱哭鼻子的小丫头,晶莹的泪水总是陪伴我左右。受委屈了,我会哭;不如意了,我也会哭。可是,某天清晨看见的一幕,让我这个爱哭鬼忽然变坚强了。那是一个冬日寒冷的早晨,我缩在被窝里盘算着该用怎样的借口不去上学。就在这时,母亲在火炉旁发出轻微的呻吟声,我跳下炕,只见母亲的手鲜血淋漓。唉!又被菜刀切伤了,可是,母亲只是用嘴吸吮了一下血水,继续为我做着早饭,这一幕震撼了我小小的心灵。从那之后,我不再哭泣,我决定要做个坚强的孩子,像母亲一样坚强;从那以后,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因为我知道眼泪是属于弱者的,而我要做一个坚强的女孩,即使折翼我也要飞翔。十八年了,我成年了,如今的我,脸庞满满是微笑,我铭记:笑一笑,没有什么事情过不了,我就要做心灵上的变形金刚,身体上的蟑螂,坚强生活勇敢生活,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欲飞的翅膀。

如夹缝中的小草,怀抱生存的渴望,努力汲取水分,毅然成长,我就要坚强,我会坚强。

如万里海上飞翔的海燕,不以寒风为险阻,不以猛浪为抵挡,傲然飞翔,搏击长空。我要坚强。

坚强的对待生活,坚强的追逐梦想,不抛弃,不放弃。

后来,我真的学会了坚强。

指导教师:李 翠

